



吳郡志卷二十七

人物

顏孚字端中長民幼子崇寧間有聲太學士行甚美每試必居前列時人目爲顏夫子爭願識其面與兄采相繼高科孚擢第未幾蚤卒

鄭景平字希尹居帶城橋剛正不撓所蒞官有廉介稱嘗爲大理官每有疑獄中夜拜禱斷得其情請老家居朝廷以其能詔復起知饒州數月復拂衣歸或問故答曰天子命景平爲郡守當以撫字爲職乃不得行志今日須金若干明日須粟若干民已枯骨矣捶考不出吾安得不歸時朱勗用事撓權從之者甚衆獨景平終始不見于細字天和

亦能文屢爲郡

徐奭字武卿建州建安人大中祥符五年進士第一釋褐爲將作監丞通判蘇州又爲兩浙轉運副使其在蘇水潦爲沴具區東南毀隄防溺廬舍漂田疇不可勝計奭爲周視盡得舊迹請于朝市涇以北赤門之南築土石隄九十里起橋梁十有八計七十萬舟徒無墊溺之憂隄上下復良田數千頃蘇人德之入爲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卒故其家後居于蘇子師閔年六十餘以左中散大夫普寧郡侯致仕居蘇爲蔣堂蔡襄所知在官自輔臣以下薦之者幾百人及退歸與元絳程師孟諸人以詩酒相過號十老鄉人榮之年八十乃卒葬蒸山

徐師回字望聖師回嘗守南康蘇文定公轍爲作直節堂記黃庭堅明月泉銘誰賞音徐望聖一時名重如此子閔中爲吏有能名爲吏部郎子林兢

徐林字稚山宣和三年進士少有特操從母之夫王黼柄國用事獨不肯附麗寧坎壤卑官紹興初上書言事召對改官累遷太府少卿出爲江西轉運副使劾秦丞相檜親黨坐是以沮經界法貶興化軍十三年更化復入爲刑部戶部侍郎論國用大廣宜搏節之隆興初爲吏部侍郎復論符離之役爲非計遂以敷文閣直學士奉祠知平江府力辭旋乞致仕再以給事中召再召不起遷龍圖閣學士卒年八十餘葬靈巖山之西世稱賢侍從以林爲首少居吳

縣硯石山下自號硯山居士弟兢字明叔官刑部郎中善篆書次弟德止遜官於從子而學佛徽宗賜號圓通禪師子葦亦登科有學行嘗爲浙東提舉常平

魏憲字令則紹興四年進士累遷國子司業親喪三年弗嗜酒肉廬於冢次塋域有芝草甘露之祥再爲司業以學行見推徧歷中外師儒之選兼太子舍人遷中書舍人給事中吏部侍郎歸鄉名所居曰止庵優游求志十餘年終時無疾危坐禪榻取水盥手泊然而逝年七十三

潘兌字說之吳人崇寧三年進士累官至中書舍人左諫議大夫刑禮吏部侍郎終徽猷閣待制路允迪爲之銘略曰言語文章一本六經之醇修身則毅然有守終無玷缺云

凌哲字明甫吳人宣和六年進士自明州通判召對高宗擢爲御史數日遷右正言又遷左司監吏部侍郎兼侍講以敷文閣待制知台州遂退歸里居澹約自守鄉里稱其德量挂冠十餘年卒年八十六

王葆字彥光崑山人逸野堂僖之姪宣和八年進士崑山自邾直登科有孫載載後六十年葆始繼之邑人以爲奇事葆學行俱高潛心古道著春秋集傳十五卷春秋備論二卷誘掖後進推誠樂育如親子弟門下士多成立者號稱鄉先生初主麗水簿上疏陳十弊事皆人所難言紹興間歷司封郎官監察御史崇政殿說書終浙東提刑王公於人物鑒裁尤精樂巷李侍御史衡布衣流落一見以女弟

妻之左丞相周益公必大初第以女妻之知其爲國器也
成大以蚤孤廢業一日呼前喻勉切至加以詰責留之席
下程課甚嚴未幾亦忝科第

邊知白字公式曾祖珣自陳留官姑蘇樂其風土遂世爲吳
人知白宣和六年進士孝友醇誠蹈繩墨規矩清虛寡欲
號爲吉人而學佛尤盡誠紹興中歷戶部郎官將作監戶
部吏部侍郎直學士院歸鄉築室郡南金獅巷爲終焉計
卒年六十五贈徽猷閣待制少遊廬山夢人告曰君本江
南僧終當尋盟去

龔明之字希仲宗元之曾孫祖母李及笄時得寒疾夢神告
曰與汝七十大觀中行年適滿夢數病革自意必死明
之夜禱於天願減已算五年以益祖母壽炷香於頂上須
臾腦中爆裂有聲不爲動控懇益切翌日李病已至八十
三乃終明之蹭蹬舉場以特恩廷試年已八十二法不應
出官吳士在朝者列其行義薦之得監南嶽廟淳熙五年
乞致仕鄉人又請之朝遷宣教郎致仕賜五品服居崑山
黃姑別墅作期頤堂日飲其間一日感微疾精神蕭爽親
友問疾者歌以答之遺令母設仙釋像於柩前供一水一
花誦論語孝經足矣年九十二

朱良字良伯吳郡人其先累以進士登第祖公綽光祿卿父
季端爲郎屢典名郡建炎中良仕秀州海鹽縣尉金人犯
順車駕南幸游騎及縣境良謂僚友曰今日乃忠臣義士

死國難之時也乃被甲執戈集所部百餘輩奮厲而前遇
金人於境身先赴敵出入行陣斃數酋賊衆爲之披靡衆
寡莫當竟以死敵其子思蒙恩錄用今以朝議大夫守漢
陽軍

胡元質字長文長洲人父珣治生大穰所親爲之宰負金萬
數珣焚其書待之如常元質少穎悟年未冠游太學紹興
十八年進士高第亦有隱行初旅泊行都聞隣有貧士夜
哭問之乃爲人責償鬻其女相與別元質慨然垂橐予之
壽皇卽政以薦者入爲太學正歷祕書省正字校書郎禮
部兼兵部遷右司侍經帷直史筆參掌內外制給事黃門
知貢舉帝眷特厚爲書王褒聖主得賢臣頌及親製論以

賜曰得天下之常才易得天下之大才難蓋常才智力之
有限而大才謀慮之無窮此大才所以爲難得也今之朝
士大夫當居臺諫給舍侍從之時評議朝政十中八九謀
王體斷國論有優爲之者及一旦遷入政府往往識慮詳
明頓減於前使人得以反議其後諺有旁觀者審當局者
迷此不特爲弈者之論以今日之秉政何翅於當局以昔
日之言事何翅於旁觀倘能易當局之迷而爲旁觀之審
天下之事有不足辦者雖然是豈可與牽文泥古沾名釣
利號爲俗儒者言之必得器識宏博奇謀遠略卓然爲天
下之大才者然後可與共非常之功歟出守當塗建業成
都皆有政績舊得程公闕光祿南園故居之址旣歸杜門

卻掃園林池館日以成趣扁表其堂曰招隱優游自遂奉
祠逾六七年以正奉大夫敷文閣學士吳郡侯致其事而
卒年六十三贈金紫光祿大夫葬橫山平居未嘗疾言厲
色加人或評人短長及告以人之傾已輒俛首欲寐每自
謂於人無怨惡其心休休然好善樂施家貲多推予諸弟
未始較人皆義之

烈女

吳孫奇妻范姬年十八配奇一年而奇亡父母以姬少寡無
子迎還其家姬不肯歸迎者迫之姬操刀割耳及鼻曰父
母迎我者不過以我年少色美今已殘矣行將焉如於是

迎者空反

烈女傳

張氏三女吳人皆有節行兄温爲孫權所囚姊妹已嫁者皆
見錄奪其中妹先適同郡顧承官以改嫁丁氏成婚有日
飲藥而死吳朝嘉歎鄉里圖畫爲之贊頌

吳文安傳

陸鬱生績之女績守鬱林所生故以名適同郡張温弟白有

志節姚信嘗表稱之曰竊見故鬱林太守陸績女子鬱生
少履貞特之行幼立匪石之節年始十三適同郡張白侍
廟三月婦禮未卒白遭罹家禍遷死異郡鬱生抗聲昭節
義形於色冠蓋交橫誓而不許奉白姊妹嶮巖之中蹈履
水火志懷霜雪義心固於金石體信貫於神明送終以禮
邦士慕則臣聞昭德以行顯行以爵苟非名爵勸善不嚴
乞聖朝斟酌前訓褒鬱生以義姑之號以厲兩髦之節

呂榮許升妻也升遊誕博戲不治操行榮躬勤家業以養其姑勸升學問常垂淚言之榮父惡升欲改嫁之榮曰命之所遭義無離異不肯歸升後感悔尋師遠學四年乃歸遂致名譽為州所辟遇劫被害榮手刃殺升者以首祭升烈女傳一說吳郡烈女呂榮許升妻也升為賊所殺遂欲干穢榮秉節不聽遂遇害是日雷雨晦冥賊懼叩頭謝屍葬之後刺史名其里曰義婦坂文樞鏡要

晉張林妻徐氏者案張林碑曰夫人姓徐吳郡人柔惠清順中和聖善婦德既備母道亦踐志厲冰玉厥德不顯靡靡其操翼翼其仁明景內映朗節外新共媿風邁淑謹其身張茂妻陸氏郡人茂為吳郡太守為沈充所害陸傾家產率

義部曲討充充敗詣闕上書為茂謝不剋之責詔曰茂夫妻忠誠舉門義烈宜追贈茂太僕

宋顧琛吳人母孔氏孫恩亂後東土飢荒孔氏發家糧以賑一邑里得活者甚眾生子皆以孔為名

張冲張敖母戴顓女也有儀範張氏內取則焉冲敖皆為名士

宮人韓蘭英郡人有文辭孝武時獻中興賦被賞入宮明帝用為宮中職僚齊武帝以為博士教六宮書學以其年多識呼為韓公齊武帝或云前廢帝

范法珣郡人妻褚氏勤苦執婦業昇明中孫曇瓘謀反褚謂子僧簡云孫越州先姑之姉子汝宜收之曇瓘既伏法褚

令僧簡往歛葬永明中年七十餘卒僧簡在郡未至褚將殯舉尸不起尋而僧簡至焉

梁青冀二州刺史郡人張稷女楚媛適會稽孔氏無子歸宗州人徐道角作亂害稷楚媛以身蔽刃同遇禍

後周宣帝四后朱氏小女滿月吳人生靜帝後立為皇后班亞楊后靜帝立尊為帝太后隋初為尼改名法靜古今小名錄

長安縣君丁氏晉公之妹陳君子之奇之母也晉公欲官二甥縣君固辭俾自以學術進晉公竦然稱歎之奇兄弟繼

登科鄉里傳縣君之賢安定胡先生著丁氏賢惠錄蘇子美書之

吳郡志卷二十七

吳郡志卷二十八

進士題名

端拱元年程宿榜

龔識

淳化三年孫何榜

丁謂宰相

錢昆諫議大夫

謝濤太子賓客

凌咸

陸元圭

龔緯識弟

咸平二年孫暨榜

李堪

咸平三年陳堯咨榜

鄭載

譚應

許式

龔紀緯兄

胡堯佐

許洞

鄭為

龔會元識姪

大中祥符元年姚暉勝

唐儼

大中祥符四年張師德勝

富嚴

大中祥符五年徐奭勝

林咸德

大中祥符八年蔡齊勝

謝絳濤子
知制誥

胡獻卿

范仲淹參知
政事

天禧三年王整勝

鄭修為子

錢象先吏部
侍郎

天聖二年宋郊勝

葉清臣翰林
學士

鄭戩載弟樞
密副使

天聖五年王堯臣勝

李瑀直講
堪子

龔宗元識子

天聖八年王拱辰勝

范師道仲淹
姪

元絳參知
政事

鄭條為子

林襲明

朱公綽

林茂先襲明
兄

陳之武

景祐元年張唐卿勝

程師孟

鄭戩戩弟刑
部侍郎

陸景

祝熙載

寶元元年呂溱勝

陳之奇之武兄

鄭君平修子

陸絳

鄭戡戡弟

張詵天章閣待制

慶歷二年楊寘勝

李瑜瑀弟

孫規

黃頌

許奇

慶歷六年賈黯勝

崇大年

鄭方平修子

皇祐元年馮京勝

范純仁仲淹子宰相張僑士廉姪

李川

耶淑

皇祐五年鄭獬勝

滕甫龍圖閣學士

錢深

鄭汝平修子

支詠

郭鼎臣

范世京師道子

嘉祐二年章衡勝

陸元規

郝直

嘉祐四年劉燿勝

朱長文公綽子

王純臣

丁偃

李逢原

張詢

陳之方

嘉祐六年王俊民勝

林嵩咸德姪

程寬師孟子

陸元長元規兄

嘉祐八年許將勝

沈括翰林學士

凌民瞻

郭附

黃顏

治平二年彭汝礪勝

孫載

治平四年許安世勝

張敦

吳純貺

張僅

李博聞

熙寧三年葉祖洽勝

郁澄

徐彥孚

鄭安平

改名景平伸子

鄭伸

凌民師

民瞻兄

范世亮

師道子

熙寧六年余中勝

黃汝平

梅灝

林程

茂先子

張顏僑子

龔程宗元子

孫冲

黃頡顏弟

黃彥頡兄

熙寧九年徐鐸勝

張元素

張元弼

林植

茂先子

郭際

顧襄上舍

元豐二年時彥勝

秦希甫

張諤

林种

茂先子

顏長民

元豐五年黃裳勝

長子

嚴君隣

林師醇

孟醇

黃懿彥

元豐八年焦蹈榜

沈彥升

黃從周

周何

章衍之

謝翺

錢旒

元祐三年李常寧榜

范敦樂

周沔

丁觀

李博喻

陳傑

孫實

陳序

元祐六年馬涓榜

林虞

嚴適

程騫師孟姪

魏志

陳噩

施遠

鄭惊敬孫

黃策彥子

紹聖元年畢漸榜

胡浹

程亢

林穉茂先子

富鈞嚴孫

胡安平

陳彥和

紹聖四年何昌言榜

郁師醇

魏憲志弟吏部郎

林慮虞兄

富洵嚴孫

元符三年李金榜

顧植

張公厚

張漸

劉彥敦

方振

陶擴

徐端行 上舍

崇寧二年霍端友榜

崔伯乘

潘兌 禮部侍郎

黃正彥

孫陶

黃昌衡

崔百勝

黃昌朝 昌衡弟

褚覃

崇寧五年蔡薏榜

程元允 師孟姪孫

李彌大 尚書

邊知章

龔況 程子

陶振 擴弟

范聞

大觀三年賈安宅榜

王棠

朱發 長文子

鄭聖任

胡思 浹子

胡寬

李彌遠 彌大弟侍郎

單思淵

李毗

政和二年莫儔榜

陳述

林閱

顏孚

林摯

顏為 孚兄

方純彥

王闡

麋錯

政和五年何桌榜

陳起宗

錢觀復

張柟

黃偉

王裳 棠弟

葉高節

張敏功 顏子

沈季孫

顏采 長民子

唐輝 儼孫禮部侍郎

錢當時

葉薏

政和八年嘉王榜

顏天選

魏賁憲弟

徐薦

錢仲思

顏安時天選叔

張德本

李益瑀孫

鄭護

林璵茂先孫

宣和三年何渙榜

程元攷元九弟

范嵩

鄭作肅

錢豫

林友

宣和六年沈晦榜

范雱

余仔達先伯

李大鼎

林儼高姪

王葆

凌哲吏部侍郎民師姪

何建中

鄭時戢孫

居世英

富元衡嚴孫

邊知白戶部侍郎

凌邁哲兄改名遠

建炎二年李易榜

倪成修

唐煜輝弟

楊景

凌揆哲弟

鄭揚

章藉

茅錫

胡利賓

孫觀

魏志上舍附

鄭大謙戢孫

紹興二年張九成榜

孫雄飛

錢南

周播

尤著

紹興五年汪應辰榜

孫起卿觀子

范成象粵姪

郝升卿直孫

馬迥

紹興八年黃公度榜

王履

黃萬頃

陳長方

顏唐天選姪

王嘉彥葆姪

沈詢

紹興十二年陳誠之榜

何備工部侍郎

王伯廣

許光國

袁鼇

嚴煥君隣姪

紹興十五年劉章榜

詹左

翁翊臣

李渥

錢佃觀復子

吳取

祝端表

張世衡

李衡

紹興十八年王佐榜

胡元質給事

冷世光

胡百能

麋師旦錯子

冷世修世光弟

林光祖虞姪

紹興二十一年趙遠榜

余松

錢俟佃兄

成端亮

林育

顏發唐弟

張允恭

紹興二十四年張孝祥榜

陳九思

衛稷

樂備

陳晉卿

楊思濟

范成大雋子

趙思

陳崧卿晉卿兄

鄒嶰

紹興二十七年王十朋榜

鄭庶作肅姪

陳端友

顏度發弟叔平父

王萬 葆弟

姚愈

紹興三十年梁克家榜

馬先覺

呂象

方思 純彥姪

隆興元年木待問榜

章澥

胡元功 元質弟

唐子壽 煇子

王藝

成欽亮 端亮弟

鄒止宗 嶰弟

郁异

袁宗仁 鼈子

姚申之

李廷直

賀三聘

羊光宋

乾道二年蕭國梁榜

薛甫

孫紹先 雄飛子

胡長卿

周建

俞允成

乾道五年鄭僑榜

何淇 補姪

李卞 姪起

林璞 與孫

辛機

林琰 璞弟

林廷瑞

陳九德 九思弟

乾道八年黃定榜

范之柔 仲淹孫

鄭汝止

王有大 棠孫

吳兢

范藻 成象子

宋光遠

曹緯

淳熙二年詹駉榜

姚濟

錢萬頃 兄萬選

王毓

錢萬選

張舜卿

淳熙五年姚穎榜

胡坦

周日嚴

吳仁傑

淳熙八年黃由榜

黃由

狀元

王保大

有大弟
裳孫

蔣南金

淳熙十一年衛涇榜

衛涇

狀元

呂伯奮

陳熠

張攀

敏功
孫

黃演

策曾
孫

顧叔康

呂申

夏允中

翁謙

淳熙十四年王容榜

胡林卿

顏叔淵

度姪

趙興祖

顧端臣

盛章

謝伯常

李應祥

衡子

余達先

仔姪

陳甫

劉大忠

林伯誠

紹熙元年余復榜

周南

上舍

蔡以中

朱晞顏

周襄然

李南

姪公
縉

李起宗

應祥
兄

顏叔玠

叔淵
兄

丁慤

任相

陳振

顏叔平

叔玠
弟

葛燦

紹興四年陳亮榜

黃浮

曠弟

高之問

慶元二年鄒應龍榜

鄭準

葉蒙之

潘夢旂

胡允恭

蔣志行

趙汝宮

孔元忠

石宗王

慶元五年曾從龍榜

姚宜中

愈子

陳貴誼

汪棐

汪令圖

棐叔

麋溧

師旦子

顏叔瑤

叔平弟

潘興嗣

衛沂

涇兄

嘉泰二年傳行簡榜

曹幽

漕試

趙黔夫

胡榮卿

趙絀

沈誠

詢孫

姜京

趙汝璨

趙汝祔

高不倚

宋文英

曹大昌

吳埒

方賜復

弟萬里

楊昕

開禧元年毛自知榜

趙汝淳

鄭啓

陶承

叔振

周深源

南子

嘉定元年鄭自誠榜

衛洽

涇弟

衛价

孟繼顯

徐鼎

唐伯棻

趙潛夫

辛忠嗣

博學宏辭一人

陳貴誼

慶元五年進士

嘉定四年趙建大榜

嵇源 上舍

陳德林 上舍

施振

方萬里

趙時諱

嘉定七年袁甫榜

衛洙

王尚輔

保大 叔 棠姪

張震發

顏儼

長民 曾孫 為孫

黃必大

趙豐亨

嘉定十年吳潛榜

趙汝禔

汝前 兄

趙希魯

麋楫

深 兄

趙濡夫

沈有開

王圭

父邁 乾道 己丑 鄭榜

蔡廉

嘉定十三年劉涓榜

黃保大

必大 弟

王斗文

毓姪 孫

趙滬夫

朱子美

第二 人

乾道八年林宗臣榜

朱起宗

推第一 人 恩例

李岳

淳熙二年蔣介榜

沈嗣宗

孟湜

淳熙十一年

林嶠

狀元

紹熙元年厲仲詳榜

蔡革

李頤

慶元二年

周虎

狀元

嘉泰二年葉滌勝

商覺民

時克復

開禧元年鄭公侃勝

呂轍

嘉定四年林汝浹勝

劉以中

絕倫

吳郡志卷二十八

吳郡志卷第二十九

土物

干將莫耶二劍皆吳王闔廬所佩干將吳人與歐冶子同師
莫耶干將之妻干將作劍采五山之鐵精六合之金英候
天伺地陰陽同光百神臨觀天氣下降而金鐵之精不銷
干將不知其由莫耶曰子以善爲劍聞於王王使作劍三
月不成其有意乎干將曰吾不知其理也莫耶曰夫神物
之化須人而成今夫子作劍得無得其人而後成乎干將
曰昔吾師作冶金鐵之類不銷夫妻俱入冶爐中然後成
物後世卽山作冶麻經菱服然後敢鑄金於山今吾作劍
不變化者其若斯耶莫耶曰師知樂身以成物吾何難哉

於是干將妻乃斷髮剪爪投於爐中使童男童女三百人
 鼓橐裝炭金鐵乃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陰曰莫耶陽作
 龜文陰作漫理干將匿其陽獻其陰闔閭甚重之會魯使
 季孫來闔閭使掌劍大夫以莫耶獻之季孫拔劍之鏘中
 缺者大如黍米歎曰美哉劍也雖上國之師何能加之夫
 劍之成也吳霸有缺則亡矣我雖好之其可受乎不受而
 去干將墓在匠門外東數里承平時人耕其旁忽有青蛇
 繞足其人驚遽以刀斷之其前半躍入草中不復見徐視
 其餘乃折劍一段至暮欲持歸亦忽失之方惟深有詩具
 載其事吳越春秋中吳紀聞

屬鏤之劍吳王夫差所以賜伍子胥者吳越春秋

吳鴻扈稽二金鉤吳王闔閭所作闔廬既得干將莫耶復命
 國中作金鉤令曰能為善鉤者賞百金吳作鉤者甚眾有
 人貪王重賞殺其二子以血釁金遂成二鉤以獻詣宮門
 求賞王曰為鉤者眾子獨求賞何以異於眾夫子之鉤乎
 作鉤者曰吾之作鉤也貪而殺二子釁成二鉤王舉眾鉤
 示之曰何者是也鉤甚多形相類不知其所在鉤師向鉤
 呼二子之名曰吳鴻扈稽我在此王不知汝之神也兩鉤
 俱飛著父胸吳王大驚賞百金遂服鉤不離身吳越春秋

太湖石出洞庭西山以生水中者為貴石在水中歲久為波
 濤所衝撞皆成嵌空石面鱗鱗作麇名彈窩亦水痕也沒
 人縫下鑿取極不易得石性溫潤奇巧扣之鏗然如鐘磬

存何一拳之足取笑九仞之徒勤既而山戶蛾集篙師雲屯輪萬金之重載走千里於通津使山以為骨則土將圯使玉以為璞則山將貧黃糧之客歎終年之無飽談元之老持一法其誰論嘗聞不為無益則用之所以足惟土物愛則民之語所以淳怪斯取之安用非野夫之樂聞敢請使者吏呼而語曰醯雞不可與語天蟪蛄不可與論年矧齊侯之讀書豈輪人之得言三老曰極治之世樵夫笑不談王道至聖之門鄙夫問而竭兩端野人固願知之對曰上德光孝通神明闡原廟之制安在天之靈以謂物不盛則禮不備意不盡則享不精故金瑰琛珠天不祕其寶樟楠梗梓地不愛其生而青州之怪猶未足於充庭故於此乎取之且鑿太行之石英採穀城之文石以起景陽於芳林者魏明之侈陋也菲衣惡食卑宮室以致美乎祭祀者夏禹之勤儉也上方戒後苑之作緩文思之程示敦樸以正始盡情文而事神此固上德之難名者矣抑嘗聞之西有未夷之羌北有久驕之虜顧蹠血之未艾乍遊魂而送死方將不頓一戈不馳一羽殄醜類於烟埃瞰幽荒於掌股庶黃石之斯在儻素書之可遇抑又聞之三德雖修不遺指佞之草萬國雖和猶豢觸邪之獸蓋邪佞之蠱心猶膏盲之白膜惟屬鏤之無知顧尚方之奚球故將鑄石以為劔凜豎毛於佞首若是則在邊無汗馬之勞在庭無履霜之咎也抑又聞之堯不能無九年之災湯不能無

七年之旱雖陰陽之或盪豈閉縱之可緩故將放鞭石於宜都回雨暘於咳眇抑又聞之扶耒之子有土不毛抱甕之老有茅不蔕富者侈而貧者惰游者逸而居者勞雖齊導之有素奈狡兔而是逃故將取嘉石以列坐平罷民於外郊抑又聞之日不蔽則明川不闕則清聽之廣者視必遠基之固者室不傾方披旒而出鞋俾伐鼓而揚旌蓋蕭牆之戒坐遠於千里朽索之馭益危於薄冰矧四者之無告尤聖人之所矜故將盡九山之赤石達萬寓之窮民三老悚然而興曰聖化蓋至此乎吏曰此猶未也若其造化掌中宇宙胸次彌綸兩儀而執天衡變理二氣而襲氣母此包犧之婦所以引日星之針縷方將鍊五色以補天育萬生於一府既無謝於襄城之師又何驚於藐姑之處吾其與汝飲陰陽之和而游萬物之祖矣又何帝力之知哉三老稽首再拜曰鄙樸之人聾瞽其知鹿豕其遊竊臆妄議乃命如之百居易太湖石記古之達人皆有所嗜元晏先生嗜書嵇中散嗜琴靖節先生嗜酒今丞相奇章公嗜石石無文無聲無臭無味與三物不同而公嗜之何也衆皆怪之走獨知之者故友李生名約有云苟適吾意其用則多誠哉是言適意而已公之所嗜可知之矣公為司徒保釐河洛治家無珍產奉身無長物唯東城置一第南郭營一墅精葺宮宇謹擇賓客道不苟合居常寡徒游息之時與石為伍石有族聚太湖為甲羅浮天竺之徒次焉

今公之所嗜者甲也先是公之僚史多鎮守江湖知公之
 心唯石是好乃鈞深致遠獻環納奇四五五年間繫繫而
 公於此物獨不廉讓東第南墅列而置之富哉石乎厥狀
 非一有盤坳秀出如靈邱仙雲者有端儼挺立如真官神
 人者有縝潤削成如珪瓚者有廉稜銳劇如獸若行若驟將
 如虬如鳳若踞若動將翔將踴如鬼如獸若行若驟將攫
 將鬪風烈雨晦之夕洞穴開噎若欲雲歎雷巖巖然有可
 望而畏之者燁燁景麗之旦巖嶸若欲雲歎雷巖巖然有可
 然有可狎而翫之者昏曉之交名狀不可撮要而言則二
 山五嶽百洞千壑亂縷簇縮盡在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
 瞬坐而得之此所以為公適意之用也常與公迫觀熟察
 相顧而言豈造物者有意於其問乎將胚渾凝結偶然成
 功乎然而自一造物者不意已來不知幾千萬年或委海隅或
 淪湖底高者僅數仞重者殆千鈞一且千鞭而來無脛而
 至爭奇騁怪為公眼中之物公又待之如賓友親之如賢
 哲重之如寶玉愛之如兒孫不知精意有所召耶將尤物
 有所歸耶孰為而來必有以也石大小其數四等以甲乙
 丙丁品之每品有上中下各刻於石之後散在天壤之內轉
 徙隱見誰復知之欲使將來與我同好者覩斯石覽斯文
 知公之嗜石之自會昌三年五月丁丑記年僧孺題太湖
 石詩序李蘇州遺太湖石奇狀絕倫因題二十韻奉呈夢

得樂天詩胚渾何時結嵌空此日成掀蹲龍虎鬪恢怪鬼
 神驚帶雨新冰淨轉敲碎玉鳴攪又鋒刃簇纓絡鈞絲縈
 近水搖奇冷依松助澹清通身鱗甲隱透穴洞天明醜凸
 隆胡準深凹刻兇鱗雷風疑欲變陰黑訝將行際廖微寒
 早輪困數片橫地祇愁墊壓鼈足困支撐珍重姑蘇守相
 伶嬾慢情為探湖底物不怕浪中鯨利涉餘千里山河僅
 百程池堂初展見金玉自風輕側眩魂滋悚周觀意漸平
 似逢三益友如對十年兄王韞興添魔力消煩破宿醒
 人當綺皓視秩即公卿補瀾確詞腔蓋念此園林寶還
 須別識精詩仙有劉白為汝數逢迎劉禹錫和題姑蘇所
 寄太湖石兼寄李蘇州詩震澤生奇石沉潛得地靈初辭
 水府出猶帶龍宮腥發自江湖國來榮卿相庭從風夏雲
 勢上漢古查形拂拭魚鱗見鏗鏘玉韻聆烟波含宿潤苔
 蘇助新青嵌穴胡鷓貌纖鏗鏘玉韻聆烟波含宿潤苔
 雷霆煩熱近還散餘醒見便醒凡禽不敢息浮盞莫能停
 靜稱垂松蓋鮮宜映鶴翎忘憂常日擊素尚與心冥渺小
 欺湘燕團圓笑落星徒然想融結安可測年齡採取詢鄉
 耆搜求按舊經垂鈞入空隙隔浪動晶熒有獲人爭賀歡
 謠眾共聽一州驚閱寶千里遠揚舲覩物洛陽陌懷人吳
 御亭寄言垂天翼早晚起滄溟白居易牛相公宅太湖石
 詩錯落復崔嵬蒼然玉一堆峯駢仙掌出罇拆劍門開峭
 頂高危矣蟠根下壯哉精神欺竹樹氣色壓亭臺隱起磷

磷狀凝成瑟瑟胚廉能露鋒刃清越叩瓊瑰岌業形將動
 崑峩勢欲摧奇應潛鬼怪靈合蓄風雷黛潤沾新雨班明
 帶古苔未曾棲鳥雀不肯染塵埃尖削琅玕筍深剗馬腦
 罌海神移碣石畫障簇天台在此為尤物於人負逸才渡
 江千筏載入洛五丁推出處雖無意深沉亦有媒拔提水
 府底置向相庭隈對稱吟詩句看宜把酒杯終隨金碾用
 不學玉山頽踈傳心偏愛園公眼屢迴共嗟無此分虛管
 太湖來○又詩云遠望老嗟峩近觀怪嶽峩纔高八九尺
 勢若千萬尋嵌空華陽洞重疊匡山岑邈矣仙掌迥呀然
 劍門深形質貫千古氣色通晴陰未秋已瑟瑟欲雨先沉
 沉天姿信為異時用非所任磨刀不如礪擣帛不如砧何
 乃主人意重之如萬金豈伊造物者獨能知我心又詩云
 烟翠三秋色波濤萬古痕削成青玉片截斷碧雲根風氣
 通巖穴苔文護洞門三峰具體小應是華山孫皮日休詩
 茲山有石岸抵浪如受屠雪陣千萬戰薛巖高下剗乃是
 天詭怪信非人功夫六丁云下取難甚網珊瑚厥狀復若
 何鬼工不可圖或拳若虺蜴或蹲如虎羆連絡若鈎鑠重
 疊如萼跗或若巨人豁或如天帝符降肛箕篋筍格礫琅
 玕株斷處露海眼移來和沙鬚求之煩耄倪載之勞舳艫
 通侯一以眇貴却驪龍珠厚賜以賤費遠去窮京都五侯
 土山下要爾漆岳齟齬賞玩若稱意爵祿行斯須苟有王佐
 土崛起於太湖試問欲西笑得如茲石無陸龜蒙詩他山

蒼苔幾遍行

豈無石厥狀皆可薦端然遇良工坐使天質變或裁基棟

宇礪砢成廣殿或剖出温瑜精光具華瑱或將破仇敵百

礮資苦戰或用鏡功名萬古如會面今之洞庭者一以非

此選槎牙真不材反作天下彥所奇者嵌壑所尚者蔥蒨

旁穿參洞穴內竅均環釧刻削九琳窻玲瓏五明扇新瑤

碧霞段旋剖秋天片無力置池塘臨風只流眇胡宿詩海
 岱鉛松妄得名洞庭山脚失寒瓊漱成一朶孤雲勢費盡
 千年白浪聲誰向機邊逢織女直疑巖下見初平年來賞
 物多成病日遶

石井松江二水唐張又新品第東南烹茶之水為七等以
 虎邱石井為第三吳松江為第六今劍池旁經藏之後有
 大石井面濶丈餘嵌巖自然上有石轆轤歲久埋塞今寺
 僧乃以山後寺中土井為石井甚可笑紹興三年主僧如
 璧始淘古石井去淤泥五丈許四旁皆石壁鱗皴天成下
 連石底漸窄泉出石脈中一宿水滿井較之二水味甘冷

勝劍池時郡守沈揆虞卿聞之往觀大喜為作屋覆之別為亭於井旁以為烹茶宴坐之所自是古跡復出邦人咸喜

松江水在水品第六世傳第四橋下水是也橋今名甘泉橋

好事者往往以小舟汲之

白雲泉在太平山腰乳泉也

白樂天詩天平山上白雲泉雲

去更添波浪向人間范仲淹靈泉在天半狂波不能侵神蛟穴其中渴虎不敢臨靜照涵秋碧泓然一勺深遊潤勝雲飛散作三日霖天造豈無意神化安可尋挹之如醍醐盡得清涼心聞之異絲竹不含哀樂音月好羣籟息涓涓度前林子晉罷雲笙伯牙收玉琴裴回不擬去復發滄浪吟乃云堯湯歲盈盈長若今萬里江海源千秋松桂陰茲焉如有價北斗量黃金陳純臣薦白雲泉書前進士陳純臣謹裁書獻於知府司諫閣下純臣聞仁智之性各有所樂蓋得之中而後寓之外也在昔仲尼登泰山曾點浴沂水聖賢之於寓亦已遠矣粵自剖判融結其中傑然若高

嶽巨浸不待標異固已聳動人耳目不幸出於窮幽之地必有名世君子發揮善價所以會稽平湖非賀知章不顯丹陽舊井非劉伯初不振惟胥臺古郡直西不三十里有山曰天平山之中有泉曰白雲山高而深泉潔而清儻道遙中人覽寂寞外景忽焉而來洒然忘懷碾北苑之一旗煇并州之新火可以醉陸羽之天寶中白樂天出麾吾鄉愛谷之靈惠山之英不足多尚天寶中白樂天出麾吾鄉愛貴清泚嘗以小詩詠題後之作以樂天託諷雖遠而有所未盡是使品第泉目者寂寂無聞蒙莊有云重言十七今言而十有七為天下之信非閣下而誰歟恭惟閣下性得泉之醇才猶泉之濬仁稟泉之勇智體泉之動鬻是四雅鍾於一德又豈吝陽春之辭以發揮善價純臣先人松檟實彼一隅歲時往還嘗愧文辭窘澀不足為來今之信儻閣下一漱齒牙之末孽賤發詠樂天如在當斂策避道不住拳拳之誠錢藻白雲巖靜最深隈泉溜泓溶石竇開宿霧不生澄曉月殘風輕漾蟄寒雷源從天漢星邊落流自鰲峯海上回莫謂無心事奔注曾隨霖雨下山來

愁愁泉在寶華山寺之東山半極清冽相傳為得道僧名愁

愁和尚者卓錫所出

法雨泉在穹窿山

隱泉在洞庭西山毛公壇道側真誥所謂白芝隱泉其水紫色

白礬出陽山鑿山為坑深數十百丈始得初如爛泥見風漸堅膩滑精細他處無比者上人亦當白石脂用本草注吳郡貢石脂則知可作石脂用又有一等紅紫色者亦以當赤石脂用也

綵牋吳中所造名聞四方以諸色粉和膠刷紙隱以羅紋然後研花唐皮陸有倡和魚牋詩云向日乍驚新繭色臨風時辨白萍文注魚子曰白萍此豈用魚子耶今法不傳或者紙紋細如魚子耳今蜀中作粉牋正用吳法名吳牋

五酸

徒鬪反

酒白居易守洛時有謝李蘇州寄五酸酒詩今里

人釀酒麴米與漿水已入甕翌日又以米投之有至一再投者謂之酸其酒則清冽異常今謂之五酸是米五投之耶李蘇州疑是李紳

綠頭鴨水禽村人皆養之養者名家鴨野生者名野鴨野鴨多綠頭世傳陸龜蒙居笠澤有內養使杭州舟出舍下龜蒙家童以小舟驅羣鴨出內養彈其一折頸龜蒙遽從舍出大呼云此綠鴨有異善人言適將獻狀本州貢天子今持此死鴨以詣官自言耳內養甚驚厚祈之龜蒙笑而止

因徐問龜蒙曰此鴨何言曰常自呼其名

談苑唐李邕鬪鴨賦東吳王孫

嘯傲閭門魚橫玉劍蟻沸金樽賓僚霧進遊俠星奔桂舟兮錦纜碧澗兮花源爾乃輟輕橈登水閣絲管遞進獻酬

交錯雲欲起而中留塵將飛而遂落既而酣訝徒座取物
為娛微羽毛之好鳥得渤澥之仙鳥出籠而振少步而趨
啜喋爭食離蹤帶鵲隨綠波而澹蕩向紅藻而敷愉鳧之
為物也詭類殊種遷延遲重其聚則同而不和其鬪則仁
而有勇參差贅聚颯沓繽紛其浮蔽水其族如雲共泐波
而弄吭各求匹而為羣繞菰蒲而相逐隔州渚而相聞於
是乎會合紛泊崩奔鼓作集如異國之同盟散若諸侯之
背約迭代擒縱更相觸搏或離披以折衝或奮振以前却
始戮力兮決勝終追飛兮襲弱聳謂驚鴻迴疑返鵠逼仄
兮掣曳聯翩兮踴躍忽驚迸以差池儻沉浮而閃爍號噪
石蹴瓊沙披羽翰簸煙霞避參差之荇菜噉菡萏之荷花
駐江妃之往棹留海客之歸查而乃擁津塞浦旁觀如堵
空里屬旬厲天蛙暈兮失穴龜魚兮透泉專場之雞沮氣
傾市之鶴慙妍其為狀也不一其為態也且干豈筆精
之所擬非意匠之能傳良戒之而在鬪俾聞義而忘筌

鶴媒吳人射鳥養一馴鶴使行前而以草木葉為盾以自翳

挾弩矢以伺之羣鳥見鶴以為同類無猜遂為矢所中陸

龜蒙有鶴媒歌以譏同類相陷者歌云偶繫漁舟汀樹枝因看射鳥令人悲盤空

野鶴忽然下背翳見媒心不疑媒閒靜立如無事清唳時
時入遙吹徘徊未忍道南塘且應同聲就同類梳刷宛若
相逢喜祇怕纒來又驚起窺鱗啄藻乍低昂立定當胸流
一矢媒歡舞躍勢雖披似諂功能邀弩兒雲飛水宿各自
物妒侶害羣由爾為而況人間有名利外頭笑語中
猜忌君不見荒陂野鶴陷良媒同類同聲真可畏

鷓鴣水禽陸龜蒙嘗得之於震澤黑襟青脰丹爪嚼色幾及

項龜蒙哀其野逸而囚錄籠檻為賦詩焉詞賦曾誇鷓鴣
切鳴鼎欲流果

為名誤別滄洲雖蒙靜置踈籠晚不似閑棲折葦秋自昔
稻梁高鳥畏至今珪組野人讎防微避繳無窮事好與裁
書謝
白鷗

炙魚吳公子光將殺王僚與專諸謀之專諸曰王好何味光

曰好嗜魚之炙也專諸乃去從太湖學炙魚三月得其味

光饗王僚王僚被棠隄之甲三重專諸置魚腸炙魚中以

進擊炙魚推匕首刺王僚貫甲達背焉吳越春秋

魚鱸吳王聞三師將至治魚為鱸將到之日過時不至魚臭須臾子胥至闔閭出鱸而食不知其臭復重為之吳人作

鱸自闔閭始也吳越春秋

鱸殘魚吳王孫權江行食鱸有餘因棄之中流化而為魚今

有魚猶名吳餘鱸者長數寸大如筋尚類鱸形案此即今

之鱸殘魚博物志

鱸魚生松江尤宜鱸潔白鬆軟又不腥在諸魚之上江與太

湖相接湖中亦有鱸俗傳江魚四鰓湖魚止三鰓味輒不

及秋初魚出吳中好事者競買之或有遊松江就鱸之者

後漢左慈嘗在曹操坐操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吳

江鱸魚耳慈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於

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操曰一魚不周坐席可更得乎慈

乃更餌沉之須臾復引出皆長三尺餘生鮮可愛操使鱸

之周浹會者鱸鱸為世所珍久矣晉張翰字季膺為大司

馬東曹掾因秋風起思鱸魚鱸菰菜羹遂罷官歸金谷園

記謂鱸魚常以仲秋從海入江菰葉南越人以箭笋和為

羹甚珍魚白如玉菜黃如金隋人已呼為金羹玉鱸大業

中吳郡嘗獻鱸鱸絲鱸事具鮓魚條陶淵江上魚者詩云

魚美君看一葉舟出沒風波裏東坡和文與可洋州金橙

徑詩云金橙縱復里人知不見鱸魚價自低須是松江烟

雨裏小船燒白魚出太湖者為勝舊說此魚於湖側淺水菰蒲之上產子

民得採之隨時貢入洛陽吳人以芒種日謂之入梅梅後

十五日謂之八時白魚於是盛出謂之時裏白
石首魚吳地記吳郡魚城下水中有石首魚至秋化為鳧鳧
頂中有石吳錄又云婁縣有石首魚至秋化為鳧鳧頭中
猶有石今惟海中其味絕珍大略如巨蟹之蠍為江海魚
中之冠夏初則至吳人甚珍之以棟花時為候諺曰棟子
花開石首來筍中被絮舞三臺言典賣冬具以買魚也此
時已微熱魚多肉敗氣臭吳人既習慣嗜之無所簡擇故
又有忍臭喫石首之譏二十年來沿海大家始藏冰悉以
冰養魚遂不敗然與自鮮好者味終不及以有冰故遂販
至江東金陵以西此亦古之所未聞也海上八月間又有
一種石首此時天涼不假冰養而自鮮美謂之回潮石首

河豚魚世傳以為有毒能殺人魚無頰無鱗與目能開闔及
作聲者有毒而河豚備此四五者故人畏之此魚自有二
種色淡黑有文點謂之斑子尤毒然人甚貴之吳人春初
會客有此魚則為盛會晨朝烹之羹成候客至率再溫之
以進云尤美或云其子不可食其子大如一粟浸之經宿
則如彈圓又云中其毒者水調炒槐花末及龍腦水至寶
丹皆可解橄欖子亦解魚毒故羹中多用之反烏頭附子
荆芥諸風藥服此等藥而食河豚及食河豚而後即服藥
皆致死蘇文定公轍嘗記吳人丁隲因食河豚而死以為

世戒明道
雜志

鍼口魚口有細骨半寸許其形如鍼春時羣集於松江長橋

之下土人撈取以爲乾餉遠味甚腴

菰葉羹晉張翰所思者按菰卽菱也菰首吳謂之菱白甘美可羹而葉殊不可噉疑葉衍或誤今人作鱸羹乃芼以蓴尤有風味

熙寧七年太和宮得大龜徑二尺其尾五介甲甚堅人云計數百歲

鱓江湖海浦皆有之松陵倡和有海鱓詩然能發風生疾故皮日休詩云病中無用雙螯處陸龜蒙詩云藥盃應阻鱓螯香蓋吳人所嗜也相傳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從其所之早夜鬻沸指江而奔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曰鱓斷得遜者奔紛越軼以入于江則形質浸大矣

漁者又斷而求之其得遜者遂入於海形質益大海人亦

異其稱謂矣

笠澤叢書

吳郡志卷二十九

吳郡志卷三十

土物下

彭蠡吳人呼為彭越蓋語訛也足上無毛堪食吳越間多以

鹽藏貨於市嶺表錄異

白魚種子隋大業六年吳郡貢入洛京敕付西苑內海中以

草把別遷著水十數日即生小魚取魚子法候夏至前三

五日日暮時白魚長四五尺者羣集湖畔淺水中有菰蔣

處產子著菰蔣上三更產竟散去漁人刈取草之有魚子

著上者曝乾為把故洛苑有白魚大業雜記

鮓魚出海中鱗細紫色無細骨不腥隋大業六年吳郡獻鮓

魚乾膾十四瓶浸一瓶可得徑尺盤十所又獻其作乾膾

法五六月海中取此魚縷切曬乾盛以瓷瓶密封泥欲食
開取以新布裹大盆盛井底浸久出布灑却水則敷然散
著盤上帝以示羣臣曰昔術人介象於殿庭釣得海魚此
幻化耳今日之膾乃是東海真魚亦一時奇味又獻鱸魚

乾膾六瓶作膾法如鮓魚大業雜記

鮓魚含肚隋大業六年亦吳郡獻之多至千頭六七月取魚
長二尺珍者 皮光徹如黃油 鹹有味賢於石首含

肚時有口味使大都督會稽人杜濟者作此等食法以獻

煬帝大業雜記

海蝦子大業六年吳郡獻四十挺挺一尺闊二寸厚寸許先
取海中白蝦子以小布袋盛末鹽封之日曬夜則平板壓

乾則破袋出之色如赤瑠璃美勝鱖子其說又云白蝦一

石僅約五升暴殄之酷無烈於此今鱖子猶存而蝦子則

人不忍作矣大業雜記

鯉腴鮓出太湖隋大業十二年吳郡獻之純以鯉腴為之一

瓶用魚四五百頭味過鱸鮓大業雜記

蜜蠓擁劍皆大業六年吳郡所獻蜜蠓糖蠓之類擁劍即吳

都賦所謂烏賊擁劍者白白魚子而下至蜜蠓等皆煬帝

窮侈縱欲之時吳郡以為貢多殺物命以共口腹旋致喪

亡之禍續圖經言之切矣此等物今不復製作但其事登

載未詳故重錄之併以為世戒

紅蓮稻自古有之陸龜蒙別墅懷歸詩云遙為晚花吟白菊

近炊香稻識紅蓮則唐人已書此米中間絕不種二十年來農家始復種米粒肥而香

再熟稻一歲兩熟吳都賦鄉貢再熟之稻蔣堂登吳江亭詩云嚮日草青牛引犢經秋田熟稻生孫注云是年有再熟之稻細考之當在皇祐間今田間豐歲已刈而稻根復蒸苗極易長旋復成實可掠取謂之再掠稻恐古所謂再熟者即此

綠橘出洞庭東西山比常橘特大未霜深綠色臍間一點先黃味已全可噉故名綠橘又有平橘比綠橘差小純黃方可噉故品稍下而其皮正入藥今市賣橘皮多雜以柑皮及永嘉區橘皮不可不察芝田錄云韋蘇州寄橘詩云書

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蓋南史有人題書尾曰

洞庭霜橘三百顆韋正用此事余按王右軍帖亦云奉橘

三百枚霜未降不可多得同出於此唐可頌瑜洞庭獻

和遠人修貢為韻云洞庭之遠今且全楚而連巨吳路悠悠以窮塞波淼淼而平湖遠國之奧壤中華之外區土所宜兮四方各異珍果斯出兮諸夏或無至於白商謝元律改風落遙林寒生窮海批杷落而將海荔枝摘而不待然後浮香外散美味中成照斜暉而金色帶曉潤而霜清圓甚垂珠琪樹方而孰可味可適口玉果比而全輕在禹貢非它於周制則那充厥苞於林下發使者於江海穰橙不得而雜楚柚不得而和所獻者皆歎其美所貴者不以其多歲崢嶸而已晚路崎嶇而甚遠齊方物以全入離本枝而不返其價可重其味可珍固綠帶而未變施素錦而猶新若夕發於南國已朝奉於北辰匪雕飾以自媚實羽翼以因人獻芹者既非其匹敵獻桃者何足以等倫豈比夫江北則枳江陵則洲隨檀梨而莫逐備職貢而無由同碩果而已矣望君門兮阻修美哉植物斯多結實者衆斯橘也栽則隔乎淮浦生則主乎雲夢獨擅美於當今及歲時而入貢第二人賦皇帝垂衣裳而制萬國舞干戚而來

九區苞之橘柚至自江湖歲以為常知方輪之必有時而後獻表庭實之何無其來則風秋洞庭霜落環海元侯布教下吏旁探碧林冬生大小異名乍去霜帶初辭綠莖然愛盛以蕭湘之竹東以江淮之菁背楚塞以西走望秦雲而北征上方端想元默深居穆清扇鴻鈞而不幸張大樂而無聲閱彼要荒之貢得斯華實之英乃明四目乃序九歌朱紱方來以彰其道泰碩果可食以表其時和時在乎務本道泰在平柔遠一果熟知百果之不荒一方來知萬方之未晚橘之名也則珍橘之熟也惟新越彼千里獻于一人丹其實體南方之正酸其味含木德之純足以附荔枝於未葉遺檳榔於後塵然以出自荒陬升聞莫由烟波無已歲月空留豈知夫塵沉可達職貢可修辭草澤以孤往入金門而見收物之因人也則其以眾人之象物也豈不或中儻草木之可儔希成名于入貢百居易揀貢橘書清洞庭貢橘揀宜精太守勤王請自行珠顆形容隨日長瓊漿氣味得霜成登山敢惜驚駑力望闕難伸蠅蟻誠踈賤無由親跪獻願憑朱實表丹誠稱摯新橘千頭霜熟摘來新包貢虔修望紫宸它日功成許高退社中還結素人封

真柑出洞庭東西山柑雖橘類而其品特高芳香超勝為天

下第一浙東江西及蜀果州皆有柑香氣標格悉出洞庭下土人亦甚珍貴之其木畏霜雪又不宜旱故不能多植及持久方結實時一顆至直百錢猶是常品稍大者倍價併枝葉翦之飢盤時金碧璀璨已可人矣安定郡王以釀酒名洞庭春色蘇文忠公為作賦極道包山震澤土風而極於追鴟夷而酌西子其貴珍之至矣又有三日手猶香之詞則其芳烈又不待言而知蘇軾洞庭春色并引安定洞庭春色其猶子德麟得之以餉予戲作賦曰吾聞橘中之樂不減商山豈霜餘之不食而四老人者游戲於其間悟此世于泡幻藏千歲於一班舉棗葉之有餘納芥子其何艱宜賢王之達觀寄逸想於人寰孀孀兮春風泛天字兮清閒駕洞庭之白浪漲北渚之蒼鸞攜佳人而往游勤霧鬢與風鬟命黃頭之干奴卷叢澤而與俱還採以二米之禾藉以三脊之菅忽雲蒸而霧解旋珠零而涕潛翠勺銀罌紫絡青綸隨屬車之鳴夷款朱門之銅環分希觴之

餘瀝幸公子之破慳我洗盞而起嘗散腰足之痺頑盡三
江於一吸吞魚龍之神姦醉夢紛紜始如髦蠻鼓包山之
桂樹如林屋之瓊關臥松風之瑟縮揭春溜之涼濕追范
蠡於渺茫弔夫差之厚鰥屬此鷗於西子洗亡國之愁顏
驚羅襪之塵飛失舞袖之弓鸞覺而賦之以授
公子曰嗚呼噫嘻吾言夸矣公子其為我刪之

海杏大杏也范蠡宅在湖中有海杏大如拳今吳下杏猶有

如小兒拳大者

地理誌

連根柿吳令顧修期言縣西鄉有柿樹殊本合條

義熙起居注

方蒂柿出常熟蒂正方柿形亦方色如鞞紅味極甘鬆它紅

柿無能及者近年城中園戶亦接其種然味不及常熟

韓梨出常熟韓邱皮褐色肉如玉每歲所生不多價極貴凡

梨削皮切片不移時色必變惟韓梨雖經日不變所以獨

貴

頂山栗出常熟頂山比常栗甚小香味勝絕亦號麝香囊以

其香而軟也微風乾之尤美所出極少土人得數十百枚

則以綵囊貯之以相饋遺此栗與朔方易州栗相類但易

栗殼多毛頂栗殼瑩淨耳

蠟櫻桃自唐已有吳櫻桃之名今之品高者出常熟縣色微

黃名蠟櫻味尤勝朱櫻不能尚

百樂天吳櫻桃含桃最說出東吳香色鮮穠氣味殊

洽恰舉頭千萬顆婆娑拂面兩三株鳥偷飛處銜將火人摘爭時踏破珠可惜風吹兼雨打明朝後日即應無

梅譜并序梅天下尤物無問智愚賢不肖莫敢有議吳下所

出而成大得而植於范村者十二種嘗為譜之今掇其名

狀略志如此

梅譜略云曰江梅遺核野生不經栽接者又名直脚梅或謂之野梅凡山間水濱荒寒清

絕之趣皆此本也花稍小而疎瘦有韻香最清實小而硬曰早梅花勝直脚梅吳中春晚二月始爛熳獨此品於冬

至前已開或重陽後即有花者故得早名曰官城梅吳下
圃人入以煎造詩人所稱官梅止謂在官府園圃中非此官
佳可入煎造詩人所稱官梅止謂在官府園圃中非此官
城梅也曰消梅花與江梅官城梅相似其實圓小鬆晚多
液無滓多液則不耐日乾故不入煎造亦不宜熟惟堪青
敢比梨亦有一種輕鬆者名消梨與此同意曰古梅枝膠
曲萬狀蒼蘚鱗皴封滿本身又有苔鬚垂於枝間或長數
寸至綠絲飄飄可玩其自湖之武康所得者則不變曰重
葉梅花頭甚豐重數層盛開如小白蓮梅中之奇品花
房獨出而結實多雙尤為瑰異極梅之變化工無餘巧矣
曰綠萼梅凡梅花附蒂皆絳紫色惟此純綠枝梗亦青特
為清高好事者比之九華仙人萼綠華京師良嶽有萼綠
華堂其下專植此本人間亦不多有為時所貴重吳下又
有一種萼亦漸綠四邊猶淺絳亦自難得曰百葉細梅亦
名黃香梅亦名千葉香梅花葉至二十餘瓣心色漸黃花
頭差小而繁密別有一種芳香比常梅尤穠美不結實曰
紅梅粉紅色標格猶是梅而繁密則如杏香亦類杏詩人
有北人全未識渾作杏花看之句與江梅同開紅白相映
園林初春絕景也西清詩話云紅梅承平時獨盛于姑蘇
晏元獻公始移植西崗圃中一日貴遊賂園吏得一枝分
接由是都下有二本晏嘗與客飲花下賦詩曰若更遲開
三二月北人應作杏花看客曰公詩固佳待北俗何淺耶

晏笑曰儵父安得不然王琪君玉時守郡聞盜花種事以
詩遺公曰館娃宮北舊精神粉瘦瓊寒露藥新園吏無端
偷折去鳳城從此有雙身此花當時罕得如此比來展轉
移接殆不勝數吳下紅梅在更看綠葉辨杏有青枝當時
篇號絕唱老梅聖俞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當時以為著
題東坡詩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綠葉辨杏有青枝當時以為著
為紅梅解嘲云日鴛鴦梅多葉紅梅也花輕盈重葉數層
凡雙果必並蒂惟此一蒂而結雙梅亦尤物曰杏梅花比
紅梅色微淡結實甚區有爛斑色全似杏味不及紅梅曰
蠟梅本非梅類以其與梅同時香又相近色酷似蜜脾故
名蠟梅凡三種以子種出經接花小香淡其品最下谷
謂之狗蠅梅也最先開色深黃如紫檀花常半含名馨口梅言似
僧磬之口也最先開色深黃如紫檀花常半含名馨口梅言似
品最宜蠟梅香極清芳殆過梅香初不以形狀貴也故難
題詠山谷簡齋但作五言小詩而已此花多宿葉結實如
垂鈴尖長寸餘又如大桃奴子在其中百居易郡圃新栽
梅池邊新種七株梅欲到花時點檢來莫怕長洲桃李如
今年好為使君開方惟深紅梅清香皓質世稱奇漆在輕
紅也自宜紫府與丹來換骨春風吹酒上凝脂真教臘雪
無藏處只恐朝雲有去時溪上野梅何足種秦人應獨未
知相

步君元卷三十一

五

蜜林檎實味極甘如蜜雖未大熟亦無酸味本品中第一行都尤貴之他林檎雖硬大且耐紅亦有酸味鄉人謂之平林檎或曰花紅林檎皆在蜜林檎之下

金林檎以花為貴此種紹興間有南京得接頭至行都禁中接成其花豐腴艷美百種皆在下風始時折賜一枝惟貴戚諸王家始得之其後流傳至吳中吳之為圃畦者白唐以來則有接花之名今所在園亭皆有此花雖已多而其貴重自若亦須至八九月始熟是時已無夏果人家亦以

釘盤

蓮花海棠花中之尤也凡海棠雖艷麗然皆單葉獨蜀都所產重葉豐腴如小蓮花成大白蜀東歸以瓦盆漫移數株

置船尾纜高二尺許至吳乃皆活數年遂花與少城無異桂本嶺南木吳地不常有之唐時尚有植者白樂天謂蘇之東城古吳都城也今為樵牧之場有桂一株生乎城下惜其不得地因賦三絕句以唁之近世乃以木犀為巖桂詩

人或指以為桂非是

百居易子墮本從天竺寺根盤今在闔閭城當時應逐南風落落向人問

取次生鱸櫛帆舳舻櫂每霜雪壓多雖不死荆榛長疾欲相埋長憂落在樵人手賣作蘇州一束柴○遙知天上桂華孤試問姮娥有更無月宮幸有閒田地何不中央種兩株

柳以垂者為貴吳下士大夫家有得鳳州種者其半拂地復

堆如尺石湖綺川兩旁亦有之

樂天蘇州柳金谷園中黃嬭娜曲江亭畔碧波婆娑老

來處處遊行徧不似蘇州柳最多絮撲白頭條拂面使君無計奈春何饒綴安

扶芳初生纏繞它木葉圓而厚夏月取葉炙香煮以為飲

色碧綠而香隋大業五年吳郡貢二百本入洛京植之西苑時尚食直長謝諷造食經具四時飲春有扶芳飲大業雜記

牡丹唐以來止有單葉者本朝洛陽始出多葉千葉遂為花

中第一頃時朱勔家圃在閬門內植牡丹數千萬本以繪

綵為幕彌覆其上每花身飾金為牌記其名勔敗官籍其

家不數日墟其圃牡丹皆拔而為薪花名牌一枚估直三

錢中興以來人家稍復接種有傳洛陽花種至吳中者肉

紅則觀音崇寧壽安王希疊羅等紅淡紅則風嬌又名勝西施

一捻紅深紅則朝霞紅又名富鞞紅雲葉及茜金毬紫中

貴牛家黃等不過此十餘種姚魏蓋不傳矣王元之長洲種牡丹偶學

豪家種牡丹數枝擎露出朱欄晚來低面開檀口似笑窮愁病長官吳縣廳前冬日雙開牡丹歌君不見年年三月

千叢媚紫爛紅繁誇勝異尋常人戴滿頭歸醉折狂分不為貴枝閒梁盡根空培人情皆待明年開化工自有呼魂術霜前喚下瓊瑤臺王母親將金粉傳麻姑齊借霞裳來主人蓋是神仙才不然此物胡為而來哉二姬勸酒誰引滿長洲瀨史先舉杯多感同年與攀折吟詩欲謝難輕發青宮校書方遁跡代我作歌如錦拆他年吾輩功業成與君共作騎鯨客

菊所在固有之吳下尤盛城東西賣花者所植彌望人家亦

各自種圃者伺春苗尺許時掇去其顛數目則歧出兩枝

又掇之每掇益歧至秋則一幹所出數百千朵婆娑團欒

如車蓋薰籠矣人力勤土又膏沃亦為之屢變淳熙丙午

歲成大植於范村者正得三十六種嘗為譜之今掇其名

狀之略志於此范村菊譜略云凡黃花十七種曰勝金黃

而加輕盈花葉微尖但條根纖弱難得團簇作大本須留意扶植乃成曰豐金黃一名明州黃又名小金黃花心極

小疊葉穠密狀如笑靨花有富貴氣開早日棣棠菊一名
 金鮓子花纖穠酷似棣棠色深如赤金它花色皆不及蓋
 奇品也窠株不甚高金陵最多曰疊羅黃狀如小金黃花
 葉尖瘦如翦羅穀三兩花自作一高枝出叢上意度瀟灑
 曰麝香黃花心豐腴旁短葉密承之格極高勝亦有白者
 大略似白佛頂而勝之遠甚吳中比年始有曰千葉小金
 錢略似明州黃花葉中外疊疊整齊心甚大曰太真黃花
 如小金錢加鮮明曰單葉小金錢花心尤大開最早重陽
 前已爛熳曰垂絲菊花葉深黃莖極柔細隨風動搖如垂絲
 海棠曰鴛鴦菊花常相偶葉深碧曰金鈴菊一名荔枝菊
 舉體千葉細瓣簇成小毬如小荔枝枝條長茂可以攬結
 江東人喜種之有結為浮圖樓閣高丈餘者曰毬子菊如
 金鈴而差小二種相去不遠其大小名字出于栽培肥瘠
 之外曰小金鈴菊花如金鈴而極小無大本夏中開曰藤
 菊則垂下條柔以長如藤蔓可編作屏障亦名棚菊種之坡
 上則垂下條柔以長如藤蔓可編作屏障亦名棚菊種之坡
 本開花形模各異或多葉或單葉或大或小或如金鈴往
 往有六七色以成數名之曰十樣錦衢嚴百花黃杭之
 屬邑有白者曰甘菊一名家菊人家種以供蔬茹凡菊葉
 皆深綠而厚味極苦或有毛惟此葉淡綠柔瑩味微甘咀
 嚼香味俱勝野菊以作羹及汎茶極有風致天隨子所賦即
 此種花差勝野菊野菊生田野及水濱花單葉極瑣細

曰五月菊花心極大每一鬚皆中空攢成一團毬子細白
 單葉繞承之每枝只一花徑二寸葉似同蒿夏中開近年
 院體畫草蟲喜以此菊寫生曰金杯玉盤中心黃四旁淺
 白大葉三數層花頭徑三寸菊之大者不過此本出江東
 比年稍移我吳下此與五月菊二品以其花徑寸特大故
 列之于前曰喜容千葉花初開微黃花心極小花中色深
 外微暈淡欣然豐艷有喜色甚稱其名久則變白尤耐封
 植可以引長七八尺至一丈亦可攬結白花中高品也曰
 御衣黃千葉花初開深鵝黃大略似喜容而差踈瘦久亦
 變白曰萬鈴菊中心淡黃鰓子旁白花葉繞之花端極尖
 香尤清曰蓮花菊如小白蓮花多葉而無心花頭踈極蕭
 散清絕一枝只一葩葉亦綠甚曰芙蓉菊開就者如小木
 芙蓉尤穠盛者如樓子芍藥但難培植多不結繁曰木利
 菊花葉繁縟全似末利綠葉亦似之長大而圓淨曰木香
 菊多葉略似御衣黃初開淺鵝黃久則淡白葉尖薄盛
 開則微卷芳氣最烈一名腦子菊曰醑醑菊細葉稠疊全
 似醑醑比末利差小而圓曰艾葉菊心小豐腴單綠葉尖長
 似蓬艾曰白麝香似麝香黃花差小亦豐腴單綠葉尖長
 枝與金鈴同但花白耳曰銀杏菊淡白時有微紅花葉尖
 綠葉全似銀杏葉曰波斯菊頭極大一枝只一葩喜心
 垂下久則微捲如髮之鬚曰佛頂菊亦名佛頭菊中黃心
 極大四旁白花一層繞之初秋先開白色漸變微紅曰桃

互出雅艷相迎隈回鳳喜怒忿鴻驚待笑者青琴時號顧
謂者碧玉為名偷襲積競紫盈目斜柯而水怯鬢疊葉而
雲爭蘭在口以時聞嬌如連瑣蕙牽心而不定飄若懸旌
契印難申融怡暗許石能潛遁以求偶山亦浮來而命侶
誓不為巖阿竹冉冉孤生誓不為澗底松亭亭獨處於是
欺皓本掩湘蕤房紅者自破蒂縹者誰披望懷沙之浦詠
遺襟之詞烟分而麝墨猶濕綺斷而龍刀合知只言長信
長門年年可恨未必傾城傾國箇箇生悲臨階躑躅以虛
徐當戶薔薇兮約弱蜂昨葉而先盡鶯躑躅而易落未若
北堂公子樹芳草忘憂南國佳人佩生香辟惡露茁烟活
風條翠諶不知海旁之期遠不信人間之命薄休為上計
緣空尋寶釵聊作侍中郎且乘金絡別有廬江小吏蜀郡
長卿或支離而築恨或調笑以囊情不同平稟簪裾而霧
稍秉禮義以霜明鄭交甫則江邊珮解萼綠華則席上詩
成彼怡神而致問皆護節而含真竦擢自持雖陳辭而往
愬遷延却立終抱恨而難平淚滴堪穿腸回好繫蟲織怨
以成段酒蠲愁而判劑江僕射之孤燈向壁不少淒迷張
記室之少婦當爐應還細麗景方駘蕩思已低摧酒疲於
子建為使花困于靈均作媒何庶物之相負痛妍華而未
迴莫與心傷瑤圃從驚鴉鳩第離如防瞻怯空屏宜畫魁
堆懾名剩欲追尋徒嗟緬邈杯形連理而終在扇樣合歡
而可學若遇劉公伯雅夢亦沉沉如逢王母少黎書還數

數

柳李花小碎花也繁縟可愛陸龜蒙有柳李花賦云一枝上
能萬其膚萼一萼中自參其丹白狀其實也

薔薇花有紅白雜色陸龜蒙詩所謂倚牆當戶一端晴綺者
紅薔薇也皮日休汎舟詩所謂淺深還看白薔薇者則是
野薔薇耳水邊富有之紅花又有金沙寶相刺紅紫玫瑰
五色薔薇等白花又有金櫻子佛見笑等皆薔薇類也又
有黃薔薇一種格韻尤高

萼味香滑尤宜芼魚羹晉陸機入洛見王濟濟指羊酪謂機
曰吳中何以敵此機云千里萼羹未下鹽豉時人以為名

對晉書

吳郡志卷三十
二
菘菜唐人有云闊葉吳菘巨根蜀菘

五色瓜吳威王時會稽生五色瓜梁時吳中亦有五色瓜歲

充賦述異記

藕唐蘇州進藕最上者名傷荷藕傷荷之名或云葉甘為蟲

所傷傷其葉則長其根也

國史補趙嘏秋日吳中觀貢藕野艇幾西東清冷映碧空寒衣

來水上捧玉出泥中葉亂田田綠蓮餘片片紅激波纔入

選就日已生風御潔玲瓏膳人懷技擢功梯山謾多品不與世流同

芰卽菱也今人但言菱諸家草木書亦不分別唯武陵記云

四角三角曰芰兩角曰菱今蘇州折腰菱多兩角

西陽折雜俎

腰菱唐甚貴之今名腰菱有野菱家菱二種近世復出餽

鈍菱最甘香腰菱廢矣

吳郡志卷三十一

宮觀

府郭寺

宮觀

在城仙佛之宇皆中興重建或謂天慶觀門廊三清殿能仁報恩大殿比舊加壯云

天慶觀在長洲縣西南卽唐開元觀也兵火前棟宇最爲宏麗紹興十六年郡守王喚重作西廊畫靈寶度人經變相召畫史工山林人物樓櫓花木各專一技者分任其事極其工緻淳熙六年聖祖殿火提刑趙伯驩攝郡重建三清殿淳熙三年郡守陳峴建初道士募緣御前亦有所賜始克成就八年至尊壽皇聖帝賜御書金闕寥陽寶殿六字

為殿額伯驩跋語上既詔新平江府天慶觀三情殿迺親

回龍鳳翔翥萬日聳瞻威顏咫尺猗歟盛哉臣觀唐文皇

書畫居鍾王表凡形篇詠賜臣工載在汗簡侈為美譚然

於明道闡教為生民福者未始有聞恭惟皇帝陛下天縱

多能游藝八法負出神所奚唐足云矧方玩意昭曠儲神

穆清觀道妙於化原躋斯民於壽域固非下民所能測窺

其萬分第自今仰觀句吳之墟奎壁垂光王氣所鍾奔走

百神搗訶護持罔敢或後當與郡人龔頤正作上梁文以

天無極云郡守趙伯驩恭題

進壽皇嘉焉麗之昔吳都于今漢輔誕惟仙聖之宅有嚴壯

雲霓而來御蔚為上帝之高居慶基岳峙以當陽琳宇星

羅而拱極南端洞達正殿穹崇維時三境之常尊輯集九

光之法駕螭蟠萬礎遺址故存翬飛百楹羣目未覩方重

熙累洽之運正遠至邇安之時會是殊庭莫還舊觀其何

以佇鸞游於肸鬻甄靈睨於幅員皇上睿志以致虔上士不

費壽宮申祝直儲二聖之休守臣承睿志以瑤光萃梓材

崇朝而樂施至人示化高道勤心占營室於瑤光萃梓材

於荆楚莫不霞舒引墨雷動揮斤是度而是宜不震而不

竦瓊檐繡栱倏若化成金祀玉偕殆非人境佇結綺粲朝

瞰之采想瓠稜宿非烟之祥仰規太紫之圓方俯盡鬼神

之情狀下鏘鳴之玉珥知不足稱於降臨晚帖妥之瑤壇庶
永蕃於祠奉考其經始會不淹辰斯舉應龍之修梁可後
巨麓之竊扑敢伸善頌以佐歡謠拋梁東滄海微茫一望
中場谷扶桑朝玉殿郁然和氣御靈風拋梁西震澤重湖
玉浪低風輔三丙位有星長燦爛兩宮天壽與之參拋梁北
神都漢輔三丙位有星長燦爛兩宮天壽與之參拋梁北
金榜雲房新表出一念通神本聖功八荒有道開皇極拋
梁上風馬雲車來有象上元八景是天宮萬歲千秋翰景
貺拋梁下日夕會壇隆報謝昭垂乾象報豐年開闡坤珍
資道化伏願上梁之後慈幃康壽宸展尊隆德教並恢於
形管仁恩長楸於清宮國棟無撓王臣盡忠邊圉永消於
兵革民編益劭於耕農千里絕扎瘥之盤四民均亭毒之
工協氣旁薄而扶輿下九鳳五龍於平世高靈偃蹇而姣
服肅于乘萬騎於浮空來佑太平之極治普臻希靜之真
風皮日休傷開元顧道士協晨宮上啓金扉詔使先生坐
蛻歸鶴有一聲應是哭丹無餘粒恐潛飛烟淒玉筍封雲
篆月慘琪花葬羽衣腸斷雷
平舊遊處五芝無影草微微

觀中有金寶牌真宗所賜永鎮於地者兵火獨全六朝舊
物也殿後通神庵淳熙八年左街道錄李若濟奉命建庵

額三字亦御書先是有何道人者自紹興初往來提舉司或觀前真武堂草積中披髮顛狂以蓑衣蔽形故號蓑衣道人寒暑不避不與人親或云時有一語中人災福兩朝間遣使降香問其安否然庵則未始遷也

澄虛觀在永定寺西

崇真宮在能仁寺西宣和中為神霄宮燬於兵門有青石橋扶欄雕刻之工細如絲髮為吳中橋欄之最

修和觀在盤門外五里舊太和宮政和中改賜今名紹興間

道士朱至仁復建

至禹解撰新修太和宮記夫大道無名人得之者同出而異名朱之者賤彼而貴我自昔皇綱既紊世教多門雖分之而有亦統之而為一蓋應機以設殊塗而歸者矣矧夫伯陽之道宣父所師尚清淨以化民體希夷而應物用之理固則絕聖棄智追軒昊之淳風以

之修身則抱璞含章異巢由之素隱無欲觀妙有感則通邈乎遠哉不可得而言矣蘇州太和宮者唐畢誠之別業也誠之子師顏及其子宗逸避巢寇之亂徙而家焉先是道士戴省甄者長洲人也幼喪其父隨母歸於畢氏宗逸無子戴實嗣焉與兄子元棄俗入道淮南王之有國也五世其昌三教具舉顧毘陵之勅敵建吳門之巨屏利用禦寇匪親不居節度使錢公文奉茅土是分緇黃尤盛乃以子元主開元觀省甄處洞元宮尋屬兄也云亡委茲棟莩母兮不造傷彼棘心且念出破琴之家繼臥養之後林鳥返哺以無及桑蟲受食而有懷思舍田園肇興寶宇爰以己巳歲申牒而請命焉則神德啓運之九年開寶紀號之二祀也錢氏賜額曰太和乃與弟子吳元芝主而建焉於是翦榛蕪以樹垣墉浚汗潦而開池沼伐彼良木鳩于梓人繫日以儆功隨方以募眾亦既無怠斯焉告成俾彼仙鄉忽如神化則有上清之殿事天尊也北極之堂列仙官也星壇三級侈祠祀也霜鐘萬鈞警昏旭也繪事盡妙眸容有儀芝蓋雲駢婉若瑤池之會冰膚雪態依然姑射之人其或民罹札瘥歲有水旱則必禱三官而禳謝修七齋之威儀霜清步虛露冷真籙章醮具矣福佑隨之實天神之攸憑生民之所怙也爾乃就水以治檻因高而創亭奇花移茂苑之春怪石減洞庭之翠夏筍錦折秋荷蓋圓纖埃不生衆卉是茂漁人誤入應謂桃源海客遐瞻更迷蓬

鳥姑蘇勝概此實盡之暨聖上承乾許王入觀隨圖籍而
 效貢已在提封攷碑篆以無文曷虞陵谷禹偁字人多暇
 訪道于茲爰述斯文用垂來裔振絃歌而化俗尚愧子游
 乘風雲而上天焉知老氏謹為銘曰蘇臺南趾震澤東涘
 其誰居之畢公之里其誰嗣之戴氏之子棄茲浮世依彼
 元門乃與宮宇肇自出園厥功既輯其教彌尊宅山未勒
 祕宇空存敢書事迹貽于後昆春晚游太和宮詩數里新
 萍夾岸莎春來乘興宿烟蘿隨風蝴蝶顛狂甚當路花枝
 採折多絳節參差抽苦筍翠鉗狼籍撒圓
 荷湖山滿眼不休去空羨漁翁雨一蓑

靈祐觀在洞庭山林屋洞旁舊名神景宮唐乾符二年建內

有林屋洞洞中景物具祥符圖經本朝天禧五年詔郡守

康孝基重造皮日休曉來何許俄倚包由脚三百六上丈攢

空利如削遐瞻但徙倚欲上先矍鑠濃露濕莎裳淺泉漸
 草屨行行未一里節境轉寂寞靜逕侵次寥仙扉傍巖嶸
 松聲正清絕海日方照灼歛幽墟天萬想皆擺落壇靈
 有芝菌殿聖無鳥雀瓊幃自迴旋錦旌空燦錯鼎氣為龍
 虎香烟混丹腹凝看山嶺雲默聽語時鶴綠書不可注雲
 笈應無鑰晴來鳥思佳掩裏花光弱天籟如擊琴泉聲似

擬鐸清齋洞前院敢負元科約空中悉羽章池上皆靈藥
 金醴可酣暢玉鼓堪咀嚼存心服鸞胎叩齒讀龍躡福地
 七十二茲焉堪永託在獸乏虎豹於蟲不毒蠹嘗聞擇骨
 錄仙誌非可作綠腸既朱髓青肝復紫絡伊余乏此相天
 與形貌惡每嗟原憲瘴常苦齊侯瘧終然合委頓剛亦慕
 寥廓三茅亦常往竟與珪組薄欲問包山神來賒少巖壑
 陸龜蒙曉帆逗碕岸高步入神景灑灑襟袖清如臨藥珠
 屏雖然羣動息此地常寂靜翠澗有寒鏘碧花無定影憑
 軒羽人傲夾戶天獸猛稽首朝元君褰衣就虛省研空雪
 牙利漱水石齒冷香母未垂嬰芝田不論頃遙通河漢口
 近撫松桂頂飯薦七日蔬杯醜九光杏人間附塵躅固陋
 真鉗頸肯信抆齋傾猶疑夏蟲示元津蕩瓊壘紫永啼金
 鼎盡出冰霜書期君一披省皮日休三宿湖之湄況此深
 且寂幽人情自怡一來包山下三宿湖之湄況此深夏夕
 不逢清月姿玉泉浣衣後金殿添香時客省高且敞客牀
 蟠復奇石枕冷入腦笋席寒侵肌氣清寐不著起坐臨塔
 屏松陰忽微照獨見螢火芝素鶴警微露白蓮明暗池窗
 樞帶乳薛壁縫含雲蕤聞磬走魍魎見燭奔羈雌沆瀣欲
 滴瀝芭蕉未離披五更山蟬響醒發如吹篴杉風忽然起
 飄破步虛詞道客巾異樣上清朝禮儀明發作此事豈復
 甘趨馳陸龜蒙靈蹤未徧尋不覺豁色暝迴頭問棲所稍
 下杉蘿逕巖居更幽絕澗戶相隱映過此即神宮虛堂愜

雲性四軒盡疎達一榻何清零髣髴聞玉笙敲鏗動涼磬
風凝古松粒露壓修荷柄萬籟既無聲澄明但心聽希微
辨真語若授靈皇命尺宅按來平華池漱餘淨頻窺宿羽
麗三吸晨霞盛豈獨冷衣襟便堪遣造請徒探物外趣未
脫塵中病舉手謝
靈峯倘祥事歸艇

土真宮在洞庭山上舊上真觀梁大同四年置

撰元豐中陳于
上真宮記

蘇州之南四十里有湖曰太湖即古震澤也又西二十里
有山曰洞庭即古包山也山踔太湖心而形勢巖嶭薛氣象
聳秀非人世所宜奄據而傳者皆以為神明多宮乎此蓋
山之壇即福地之四十三也又山之西縹渺峯之南北際湖
之陽即梁隱士葉順昌之宅也大同四年隱士捐宅以資
道而奏可其為宮即今之壽聖上真宮也山與塵土隔而
宮又當山屏環合之交人亦信其為神仙之別隱也崇岡
伏嶺雲烟之所封而不散遂巖麗谷泉瀑之所漱而不枯
舒焉而明莫知其為畫慘焉而晦莫辨其為夜蓋山間之
朝昏也芳林茂草虎狼之所留而霜雪不能凋岫花野實
禽狖之所勝而人力不能攘金石之潤不以暑而焦松桂
之青不以寒而改蓋山間之四時也累朝昏以為月而不
眩其速積四時以為歲而不見其久幽人已往而遜者誰

肥荒區相仍而來者誰繼此其年歷愈滋而遺緒易替也
天聖八年州愴其如此乃於天慶觀選道士葉紹先以主
之山林之居其朋以木石其游以鹿豕而間焉不蹊則藪
蔓荒我室荆棘蕪我路矣况縣久哉紹先至即誅穢以治
廬非特肅神位而已又以晏內處也封土以崇墉非特限
全莽而已又以威外侮也宮室既闕神明既容山蔬圃茹
足以致食終日道術禮醮足以化眾入訖至和改元紹先亡
令朱超政代之即其嗣也超政又能謹勵其守而光明其
傳以齋戒攝心之逸不以夷險動也以鍼藥救人之急不
以貧富辭也舉包山之民無遠近無少大皆名其為先生
也蓋昔年之所已廢至二人而興昔人之所不足至二人而備
使數百年之蹤粲然復在者豈非人之難能歟余因為之
說曰冲虛以生白體靜以生明而杳焉其太無者道之真
也日以冲虛以生白體靜以生明而杳焉其太無者道之真
非構而仁之以其不忍與我非嬰而應之以其無對由是
而精之則神也由是而神之則仙也術傳於祕不傳於露
用欲其晦不欲其彰全真於太陽所以不輕其昇天養形
於太陰所以不疑其夜解蓋德之陰以與鬼神通即將以
相天地而焉為鬼神所役出入其獨俯仰不齊此古之所謂
鬼神而焉為鬼神所役出入其獨俯仰不齊此古之所謂
至人而寂寥千百年間無一人也使吾道之不明于天下
者為智者不知乎此而愚者不能用也使吾道之不行於

天下者為信者不篤乎此而欺者好行詐也今之名山有
 如洞庭者固多矣其能奮振吾道以與壞濟物有如二人
 者亦可謂難見也余所以樂為記其大畧而又為之說如
 此文林郎守常熟縣尉陳于撰皮日休逕盤在山肋繚繞
 窮雲端擿菌杖頭紫綠崖屐齒利半日到上真洞宮知造
 難雙戶啓真景齋心方可觀天鈞鳴響亮天祿行蹒跚琪
 樹夾一逕萬條青琅玕兩松峙庭際怪狀吁可嘆大蟻騰
 共結修蛇飛相盤皮膚疥甲冑枝節擒狸狂縛處似天裂
 朽中如井智襪襪風聲疾如輶轅儼對無霸陣靜問嚴
 中狂波瀾合時若蒼莽闊處如環轅儼對無霸陣靜問嚴
 陵灘靈飛一以護山都焉敢干兩廊絮寂歷中殿高嶺岫
 靜架九色節閉懸十絕幡微風時一吹百寶清闌珊昔有
 葉道士位當昇靈官欲箋紫微志唯食虹景丹既逐隱龍
 去道風猶此殘猶聞絳日草往往生空壇羽客兩三人石
 上譚泥丸謂我或龍胄粲然與之權衣巾紫華冷食次白
 芝寒自覺有真氣恐隨風力搏明朝若更住必擬隳儒冠
 陸龜蒙嘗聞昇三清真有上中下官居乘佩服一自相
 亞霄裙或霞漿侍女忽玉妃坐進金碧腴去馳騰歛駕今
 來上真觀况若心靈訝祇恐暫神遊又疑新羽化風餘撼
 朱草雲破生瑤榭望極覺波平行虛信烟藉閑開飛龜帙
 靜倚宿鳳架俗狀既泉紳拖天罇窮幽不知倦復息芝園
 無朱夏松蓋蔭日車泉紳拖天罇窮幽不知倦復息芝園

府郭寺

希夷觀在靈巖山下

舍鏘佩引涼姿焚香禮遙夜無情走聲利
 有志依閒暇何處好迎僧希將石樓借
 忠用私錢於平江府靈巖山下修蓋道觀
 計屋五十餘間乞以希夷為額詔特從之

能仁禪寺在長洲縣西北二里即梁重元寺入國朝為承天

寺庭列怪石俗傳錢王立前有二土山中有銅無量壽佛

像高丈餘宣和中禁寺觀橋梁名字以天聖皇王等八字

改今額見吳都大十里鬱蒼蒼山川表明麗湖海吞大荒

合沓臻水陸駢闐會四方俗繁節又喧雨順物亦康禽魚

各翔泳草木遍芬芳於茲省毗俗一用勸農桑誠知虎符

江節度使孫承祐鑄大銅鐘於能仁寺為樓三成居之初平
 百五十年當建炎庚戌盜入平江能仁寺大火一夕燼又四
 年紹興癸丑寺僧行和者募眾力更鑄鐘成爲銅萬三千

斤晉陵孫觀為之銘曰法音無礙遍滿大千際天軼海無
量無邊眾生執迷馳走空聚聽蟻為牛夢春作鼓矯亂顛
倒妄認前塵色聲交驚不守其真粵有大士修三摩地出
大音聲而作佛事燧木革金以燔以鎔鑄此東序千石之
鐘蛇以日聞豬以足聽水鳥風林更相和應除孽破贖一
擊而通八方上下地獄天宮一切滿中十類四相凡厥聲
聞俱證無上

永定寺在吳縣西南前梁所置韋應物遊永定寺北池僧舍

池芳草氣閒齋春樹陰晴蝶飄蘭徑游蜂遶花心不遇君
攜手誰復此幽尋寓居精舍政拙忻罷守閒居初理生家
貧何由往夢想在京城野寺霜露月農興羈旅情聊租二
頃田方課子弟耕眼暗文字廢身閒道心清即與人羣遠
豈謂是非嬰永定寺喜辟疆夜至子有新歲慶獨此苦寒
歸夜叩竹林寺山行雪滿衣深爐正燃火空齋共掩扉還
將一樽對無言百事違

朱明尼寺在吳縣西北東晉時邑人朱明捨宅為寺舊傳朱

明富而孝友其弟聽婦言壞宅欲避兄離居明以金穀盡

與弟唯留空室一夕大風雨悉飄財寶還明宅弟與其婦

愧而自縊明乃捨宅為寺楊備朱明寺不悌爭分不義財

風雨暗裏却
飛錢帛來

廣化寺在長洲縣西一十步梁乾元三年諸葛氏捨宅為之

名崇吳禪院本朝大中祥符元年改賜今額中更兵火夷

為煨燼都僧正清立以醫藥利施一方所得貲不以厚其

藏而以建大殿塑三世佛大菩薩齋堂十方佛殿淳熙二

年其徒復以餘橐剏經樓龔頤正為之記其略如此方子通和

廣化寺午日府宴致仕諸公詩使君瀟灑上賓閒金地無
塵晝敞關風靜簫聲來世外日長仙景在人間詩成郢客

爭揮翰曲罷吳姬一破顏此節
東南無此會高名千古映湖山

龍興寺在吳縣西南梁所置紹興間於官倉瓦礫中得房琯

所作寺碑韋夏卿再立者

唐金紫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

瑄寺碑序祕書省校書郎綦母潛銘厥初道在人動後代
取象以濟其畧中古淳薄人散東周出禮以順其動後代
澆極人妄西方流化以復其情夫動與禮違靜與道遇詩
書之義尚乎聰明其終動以乖乘戒之旨反乎視聽其終
靜以適然則先王之作其未盡歟如來之道其無上歟觀
其數乘方駕愚智各新其業大慈一貫胎化咸遂其情法
要颺言佛性可以懸得禪宗陰契菩提可以程至通天
地圓果輪迴拯厄無物不盡非釋迦如來孰能至於此乎
精宮為歸誠之地比邱是覺後之人非明王良臣孰能崇
於此乎此宇宙我高祖創集之我烈祖潤色之則天皇后
中微之孝和皇帝再興之此龍興寺則孝和之天下諸州
各建同號所以慶王業也雖棟宇已立而裝持未嚴開元
十七年天火下焚僅獲半存州將皇三從叔無言聖嗣帝
胄兼受自高發慮存誠與庶品不類於彼無度外之物在
我無累己之人廣不可尋深難以測政成化博身逸俗康
位居藩牧與天子共理親則叔父與人主同家護社稷深
于他臣視龍興別于餘寺與言多感舉意大成以家率先
施錢數萬合境僧尼等道會一體物通十方同力來奉佛
塔此州是闔廬故國太伯始封習俗尚華人云克讓聞義

風偃捨財雲集上座戒嚴長江氣雄心朗才傑寺主行虔
外想遺形苦心堅行相與戮力營衛受仗州主由是發人
取材輦貨購匠川流咽塞道路相望體製諮決於公輸瓌
巧採奇於眾藝程式既定百工齊舉素無特起舊有增飾
允正殿之四雷蔓長廡之南垂廓開房室增加廡庫高閣
疊起以下覆三門並建以相挾如少華之承西嶽少室之
拱維嵩彩翠虹新樂榭雲密欵爾已就宛然化或右驛亭
左城堞巨望直視一面齊啓背倚闈闈俯朝盈夕散之人
前枕通莊閱朝京適越之士地當聚落之腹壯為塔廟之
首標吳中之巨麗實天下之景福向若衆生無緣則佛不
出世象教何由及此乎聖祀非長財力何以得廣乎百祥畢
建寺乎州無賢牧則蒸庶不化財力何以得廣乎百祥畢
備成是寶功足可以光揚前烈孚佑下人也瑄浮客一過
捨舟投體日駭奇功心賞直節輕諾敘事不甚明暢銘而
頌之實在能者詞曰在昔元命運革唐德大象有歸神器
載復天用人慶元津扇福乃命率土崇之法堂錫名取類
棟宇以光善本物持淨亦神護發地騰焰莫知其故疎綴
煙銷迴廊燼去半落層構斜通平地烈烈皇叔總我古城
象設不覲風埃咸盈崩殘不葺忠孝何并乃廣其施誘人
助成英英郡貳亦既同聲祭祭僧士誰非會情投心霧塞
効信泉傾舊制俄滿新規更營龍跳透檻虎翼飛蕢與國
同劫配天作程假同紹美吁其以驚貞元中造寺僧元壹

神悟寺主靈俊上座靈琬都維那靈口口經營結構心願
廣成化攝有緣捨施雲會取材斬木驟水奔山驚途數千
剋期以就戊寅歲刺史給事中京兆韋公夏卿言念棟宇
修復碑紀起廢爰獲舊文重此刻立時十四年又十月十
五日建東海徐知古書前守揚州高郵縣尉沈寧象額揚
備詩高利長幡敞淨居方袍圓笠照通渠龍興舊額加新
榜不見金輪皇帝書

瑞光禪院在吳縣西南舊普濟院宣政間朱勔建浮屠十三

級靖康焚毀淳熙十三年寺僧重葺稍復舊觀

報恩寺在長洲縣西北即吳先主母吳夫人捨宅所建通元

寺基也支硎山亦有報恩寺或云錢氏建移額於此寺有

小院五曰文殊曰法華曰泗州曰水陸曰普賢有塔十一

級兵燹後有行者金大圓募眾復建僅能九級所費計數

十萬緡寺有臥佛北人多呼為臥佛寺舊又有不染塵觀

音像高數丈今復塑者徒存其名云

妙湛尼寺在提舉常平司之東寺舊有塔兵燹後王岐公之

孫女慈明大師者募眾重建

開元寺在吳縣西南即後唐同光錢氏所徙寺也寺有晉時

浮海來二石像及佛鉢兵燹後二像猶存鉢亦為一僧藏

去得脫今寺中世寶之相傳漁人以貯葷茹鉢遂破豐視

其豐處色采絢爛非玉非石不可名狀

梁簡文浮海石像銘蓋聞軒后之圖載浮河洛秦王之璧
更涌滄溟昭潭之洲乘清源而西泛蓬萊之岫逐安流而
南徙況夫道由慈善應起靈覺是以無方之迹隨機示現
無緣之力因物成感晉建興元年癸酉之歲吳郡婁縣界
松江之下號曰滬瀆此處有居人以漁者為業掛此詹綸
無甄小鮓布斯九罭常待六鼈遙望海中若二人像朝視
沉浮疑諸蜃氣夕復顯晦乍若潛火於是謂為海神即與
巫祝同往祈候七盤圓鼓先奏盛唐之歌百味椒漿屢上

東皇之曲遂乃風波駭吐光景晦冥咸起渡河之悲竊有
 覆舟之懼相顧失色於斯而返又有受持黃老好尚神仙
 職在三洞身帶八景更竭丹款復共奉迎尊像沉軀沒而
 不見經歷旬日遐邇俱聞吳縣華里朱膺清信士也獨謂
 大覺大慈將宏化迹乃沐浴清齋要請同志與東靈寺帛
 尼及胡伎數十人乘船至滬瀆口頂禮歸依歌嘑贊德于
 時微風送棹淑景浮波雲舒蓋而未移浪開花而不噴雖
 舟子招招弗能遠驚而靈相峩峩漸來就浦仰觀神像疑
 然雙汎非因鷁首詎假龍橋豈藉銀連寧須玉軸背各有
 題一名維衛一名迦葉於是時眾踊躍得未曾有復懼金
 僊之姿非凡所徒試就提捧豁爾勝舟指燕宮而西歸望
 葑門而一息道俗側塞人祇協慶膺家住近通元寺迺孫
 權為乳母陳氏之所立也亦一邦之勝地胥山之神塔乃
 遷像於此寺武夫數百咸不能勝共怪曰朱膺帛尼二人
 之力而能捧持不覺為異今人工甚盛確乎不移此必精
 誠弗能致也乃復竭心同時稽顙然後迺動至自舟中故
 知據井夜飛實無以異石不能重有覺憑焉後有外國沙
 門釋法開來稱彼國眾聖所記云東方有二石像及阿育
 王塔若能恭往禮觀滅無量罪免離三塗禮已而去中大
 通四年歲在壬子臨沙汝靈侯奉敕更造銅光二枚其一
 高九尺其一高八尺五寸銅邁丹陽恥論劉向之術區選
 攻金無候嵇康之鍛既鑄既鏤是磨是銑煜如光定湛似

日輪亦當遠照三千普瞻色像遙觀十方俱聞說法豈止
 惜命小鳥欣入影中重罪眾生還逢愛日而已哉吳郡僧
 正慧法師深修五定淨持七支於三寶中盡力宏護立摩
 尼之勝殿製飛行之寶塔至於莊嚴妙色實有厥勞昔魯
 聖云亡尚追儀於有若楚臣殞世亦託似於優旃放勳之
 后更圖長樂之畫文命之君不絕稽命之禩或傳諸往贖
 或布在前言或贊述盈耳或壽宮虛置况遠追應身近現
 靈迹不銘不勒何以稱揚乃為銘曰巍巍天像堂堂最勝
 慧日獨圓無生永證愍此魚鈎傷茲螺孕乍動慈舟時延
 寶乘留住待緣獨有傳應傳應伊何寶茲靈像履水晨游
 凌濤夜上七眾有憑九垓知仰照此真容開斯俗網千輪
 足起萬字胷書身橫五分衣刻三銖嗟爾未俗心王所驅
 類浮水沫命役馳駒宜宏希嚮必盡勤劬觀相塵滅聞聲
 或祛湛然神跡長處全吳皮日休開元寺佛鉢詩并序按
 釋法顯傳云佛鉢本在毘舍離今在乾陀衛竟若干百年
 當復至西月支國若干百年當復來漢地晉建興二年聖像
 茨國若干百年當復來漢地晉建興二年聖像浮海而
 至滬瀆僧尼輩取之以歸今存于開元寺後建興八年漁
 者於滬瀆沙汭上獲之以為意滬瀆二聖之遺祥也乃以鉢
 見于外漁者始以為異意滬瀆二聖之遺祥也乃以鉢
 之迄今尚存余遂觀而為之詠因寄天隨子帝青石作綠
 冰姿磬嶼岷璠璣會得金人手自持拘律樹邊齋

散後提羅花下洗來時乳糜味斷中天覺麥麩香消大劫
 知從此共君親頂戴斜風應不等間吹陸龜蒙空王初受
 逞神功四鉢須臾現一重輕吟麒麟持次想添香積飯覆
 時應帶步羅鐘光寒好照金毛鹿響靜堪降白耳龍從此
 寶函香裏見不煩西去詣靈峯韋應物遊開元寺夏衣始
 輕體遊步愛僧居果園新雨後香臺照日初綠陰生畫靜
 寂作孤花表春餘符竹方為累形跡一來踈李紳開元寺
 序此寺多太湖石有峯巒奇壯者頃年多遊寓於此及大
 和七年往來皆不復到寺中石大亦無也詩云十層花
 宇真毫相數何峯巒闕月扉攢立寶山中色界散周香海
 小輪圍坐隅咫尺窺巖壑外高低辨翠微難保爾形終
 不轉莫令偷拂六尺衣皮日休早景即事客省蕭條柿葉
 紅樓臺如畫倚霜空銅池數滴桂上雨金鐸一聲松杪風
 鶴靜時來珠像側鵠馴多在寶幡中如何塵外虛為契不
 得支公此會同陸龜蒙日上采恩疊影紅一樹初抽寥沈思
 空禪蹤滿地貝多雪料峭入樓于闐風水榭初抽寥沈思
 竹牕猶掛夢竟中靈香散盡禪家接共殷源小品同
 論跡經流百籤禪蘇以賦遊讀皮日休開筍園園鎖
 開聲駭鹿羣滿林鮮籜水犀文森森還似犬牙分折烟束露
 穿石上雲並出亦如鶯管合各生還似犬牙分折烟束露
 如相遺何允明朝不茹葷陸龜蒙春龍爭地養檀樂況是
 雙林雨後看迸出似豪當垓塙孤生如恨倚闌干凌虛勢

欲齊金刹折贈光宜照玉盤更待錦包零落後粉環高下
 揭烟寒度日休陸龜蒙避暑聯句頌暑雖難避僧家自有
 期泉甘於馬乳苔滑似龍漈相任誕襟全散臨幽榻旋移
 松行將雅拜篁陣欲交麾龜望塔青髻識登樓白鷓知石
 經森欲動珠像嚴將怡筒簞臨杉穗紗巾透雨絲靜譚
 噪少涼步鶴隨遲湘烟重迴蕉扇風輕拂桂帷對碑吳地
 說開卷梵天詞積水魚梁壞殘花病枕歌懷君蕭洒處孤
 夢遼果恩難薛能題寺閣一閣見一郡亂流仍亂山未能
 終日住尤愛暫時唱棹吳門去啼林杜宇還高僧不可
 羨西景掩禪關方子通程公闢留客開元飲二首畫錦新
 坊路稍西與來攜客就僧扉樽前倒玉清無比筆下鏗金
 妙欲飛藍輦直須乘月去榜歌時聽採菱歸流傳白雪獨
 城滿頓覺炎歊一夕微○仙老論文小往還多才令尹獨
 能攀攜猶過野僧間城中此
 去襟懷猶過野僧間城中此
 地無人愛坐對西南見好山

大慈寺在長洲縣北皮陸集云晉戴顓宅也至唐司勳陸郎

中居之後以為寺號北禪院皮日休陸龜蒙避暑聯句
 脫單綖放曠拋輕策爬搔林下風偃仰澗中石相殘蟬烟

外響野鶴沙中跡到此失煩襟瀟然揖禪伯藤懸疊霜蛻

桂倚支雲錫，籟清陰豎毛髮。爽氣舒筋脉，逐幽隨竹書。選
 勝鋪苳席，魚跳上紫芡。蝶化綠青壁，相心是玉蓮。徒耳為
 金磬敵天書，既屢降野抱難。自適一入承明廬，盱衡論今昔
 隨光不吝寸，斯道甘枉尺。俯既起謝儒，元亦翻商羽。翼封
 章帷幄，通夢寐江湖。日擺落函谷，壓高欬華陽。憤鸞詔去
 雲無信歸來鶴，相識半病奪牛公。全慵捕魚客，少微光一
 點落此芒。磔索相釋子，問池塘門人。廢幽蹟，堪悲東序寶
 忽變西方籍，不見步兵兵。詩空懷康樂，展難高名不可勝。
 境徒嗔惜墨，沼轉踈蕪元。齋踰聞寂遲，遲不能去京。颺滿
 杉栢，相日下洲島。清烟生苾芻，碧俱懷出塵。想共有吟詩
 癖，終與淨名遊。還來雪山覓，籟陸龜蒙同。皮日休遊北禪
 連延花蔓映風廊，岸幘披襟到竹房。居士祇今開梵處，先
 生曾是草元堂。清樽林下看香印，遠岫聽中掛鉢囊。今日
 有情消未得，故將名理問思光。皮日休威歷杉陰入草堂
 老僧雖見似，相忘吟多幾。轉蓮花漏坐久，重焚柏子香。魚
 慣齋時分淨食，鵠能閒處傍禪牀。雪林滿眼空羈帶，欲對
 彌天却自傷。陸龜蒙寒夜同皮日休訪寂上人月樓風殿
 靜沉沉披拂霜華，訪道林鳥在寒枝。棲影動人依古葉，坐
 禪深明時尚阻。青雲步半夜猶追，白石吟自是海邊鷗。伴
 侶不勞金偈更降心，皮日休院寒青靄正。沉沉霜淺乾鳴
 人古林數葉，貝書松火暗一聲。金磬檜烟深，陶潛見社無

妨醉殷浩談經不廢吟，何事欲攀塵外契，除君皆有利名心。

報恩光孝禪寺在長洲縣東南即舊天寧萬壽禪院也徽宗

時以為祝壽道場後即以為薦嚴之地改今額蘇子美寄

二僧曾攜舊書卷來宿古禪林，方外求知性詩中得賞音。
 爐開山夜靜，門掩雪天陰。机上一寒硯，燈前三苦吟。韻強
 顏汗落，句切鬢絲侵。玉就還重琢，河窮更遠尋。穴爭探乳
 虎，沙獨揀良金字。穩天星轉篇，終海月沉唱。酬同紀錄得
 失，暗規巖木鐸。不徇路薰風，難和琴半生。誰引手中道，比
 分襟分野三河闊，年華二紀深。師方傳祖印，我欲謝朝簪。
 嶺外烟嵐地，湖邊雲水心。情侂張翰鱸，夢想陸機禽。松下
 莓苔石，何年重訪臨。

覺報寺在府東南舊名老壽菴王岐公家香火院也靖康狄

難此寺賊酋所寓故不得焚吳下古名屋，惟此寺耳。

壽寧萬歲院在長洲縣東南舊羅漢院也寺有二塔對峙俗

名雙塔寺。紹熙中提舉徐誼給常平田記兩浙西路常平

節誕彌奉賜稱壽兩宮之庭時為盛典先期環月率其屬
即府城東隅雙塔壽寧萬歲禪院建祝聖道場備極嚴奉
是院肇唐咸通逮本朝雍熙創造雙塔至道初賜以御書
遂更今額乾道中始革律焉規模比舊增新四眾歸仰雲
水盆集為一大叢林建院之民王氏捨負郭之田五百八
十餘畝撞鐘擊鼓食者日倍帥常經營而懼弗瞻紹熙二
年前太常丞徐公以新安高第就界使者節兩朝所知德
意孚達暮年于此利興害除會崑山屬邑宗王有田七千
餘畝沒入于官一時貴近相先規取牒訴旁午公曉以令
甲皆不應得命有司召佃如式而長老德溥因以千畝為
請公委有司給之抑權放勢平訟息爭不惟法理適宜人
無加喙而院之眾藉是庶幾資以無乏禱祠之地報上義
深夫一用至公而二美具非公孰能之德溥屬頤正記
本末於於是乎書公永嘉人徐誼字子宜學有師承德業宏
遠固將推之朝廷見之天下與來世此
蓋未足云三年上元日具位龔頤正記

定慧寺在萬歲院之西本子院也祥符中改賜今額

寶積教院在黃土塔橋之東舊靈巖山廨院也

永福尼院在長洲縣南

妙嚴尼院在長洲縣西北

傳法尼寺在長洲縣西舊禪興寺也

寧國禪尼院在天慶觀西南

靈鷲寺在長洲縣北舊永光院

大中祥符尼寺在長洲縣西北舊福田寺

仁王尼院在長洲縣東南舊安吳院

資壽尼院在長洲縣東南

天宮禪院在長洲縣東北舊武平院

寶光院在長洲縣東北婁門

雍熙寺在吳縣北舊法水寺有方塔毀於兵燹至今未能復

景德寺在黃牛坊橋東寺有廢塔未復

西竺尼院在跨街樓後舊保壽院

乾元寺唐有之今不知所在據顧況記云晉戴逵宅皮陸集

又以北禪寺為戴宅則此即今北禪寺矣顧況撰建乾元寺記五蘊十二

入十八界此上三科能包萬法因緣生為有無自性為空
空有融一即中道義雖石缸渡海蚊背負山不為希有事
僧法珣與和合眾法藏等造乾元寺者晉高士戴逵子顯
之宅也乾元初節度使鄭旻之奏云觀察使李涵李道昌
皆有力大臣求無上道以心無所願無邊受者實與雖空
不敗有為有滅無為有為之體有為無為之用無生無滅
無相無為無名無法說無言語法以無言語說故有相大
乘有觀法門無相大乘無觀法門於法有所得二俱真一乘之
義也為妙無所得無相大乘義所得無所生又如大地能荷羣有
虛空之體大於天地天地有盡虛空無盡如來之體不動真
際恒沙煩惱莫不斷除魚吞鈎虎落穽蛾拂火此眾生自
取其毒道本平坦樹本清涼佛在提摩竭揭國成等正覺
諸弟子栖乎茂林藉彼祥草厥後因時設教猶着弊衣膠
次乞食及往切利省摩耶夫人優填王鑄金刻木始用膠

漆泥布佛有像自此始也與佛在時功德無異於是給孤
長者造祇洹精舍木田底伽造龍宮精舍竺乾法蘭造洛

陽白馬寺佛圖澄造鄴中九百七十二寺釋道安造襄陽

一十五寺遠法師造廬山東林西林寺度法師造攝山樓

霞寺杯渡法師造南嶽寺智者大師造天台國清玉泉寺三十

大寺造衡陽南嶽寺智者大師造天台國清玉泉寺三十

五寺畧也涅槃無前無後般若無新無舊法珣上人重舊

德不輕新學門人清瑛請於經藏中抄佛心說永示無

極文曰卓哉迷廬宏巨大千百億日月藕絲貫穿蚊背負

之飛登梵天塵勞為海般若為船截生死流是日希有大

哉乾元實坊崇哉法雨灑埃慈雲徘徊

告善來寶坊崇哉法雨灑埃慈雲徘徊

南禪寺唐有之今不知所在

是郡太守居易發心蜀沙門清閑矢謨吳僧常敬宏正神
益等儻功檀主鄧子成等施財院僧法宏等戴事太和二
年秋作開成元年中春成堂之費計緡萬藏與經之費計緡
三千六百堂之中上蓋下藏蓋之間輪九層佛千龕綵繒
金碧以為飾環蓋懸鏡六十有二藏之內轉以輪止以柅經
錯以五百固環藏敷座六十有四藏之內轉以輪止以柅經
函二百五十有六經卷五千五百有八藏成經具之明年
蘇之縑白徒聚謀曰今功德如是誰其尸之宜請有福智

曾越之妙喜寺長老元遂禪師為之主宜請初發心人前
本郡守白少傅為之記僉曰然遂既來教行如流僧至如
歸供施達觀隨日而集堂有羨食路無飢僧遊者學香得
以安給惠利饒益不可思量師又曰與苾芻眾升堂焚香
合十指禮千佛然後啓藏發函鳴樾椎唱伽陀授持讀諷
十二部經聲洋洋充滿虛空上下遠近有情識者法音
所及無不蒙福法所攝鮮不歸心恍然異風一變至道
所得功德不自覺知是而言是堂是藏是經之用信有
以表旌覺路也脂轄法輪也示火宅長者子之便門也開
毛道凡夫生之大實也直其然乎又明年院之僧徒三詣
雜都請子為記夫記者不惟紀年且述作為亦在乎辨興
廢示勸誠也我釋迦如來有言一切佛及一切法皆從經
出然則法依於經經依於法隱法於藏則無上之道幾乎息矣
廢則經墜經墜則法提上首暨摩帝輩得不虔奉而護念
凡我國土宰官支提上首暨摩帝輩得不虔奉而護念
之乎得不保持而增修之乎經有闕必補藏有隙必葺堂
有壞必支若然者真佛弟子得福無量反是者
非佛弟子得罪如律開成四年二月一日記

吳郡志卷三十一

吳郡志卷三十二

郭外寺

雲巖寺即虎邱山寺晉司徒王珣及弟司空王琨之別業也

咸和二年捨以為寺即劍池而分東西今合為一寺之勝

聞天下四方遊客過吳者未有不訪焉餘見虎邱山門

記夫元黃判質肇自乎太極融結辨位式分於方域凡鍾
靈秀之氣悉為勝異之壤圖誌具載言不可已姑蘇乃吳
會劇郡茂苑名封川塗當閩越之衝分次應斗牛之宿膏
田多稼歲儲以之流衍雲屋比盛風俗于焉富庶俯重湖
之縹緲烟景何窮眺層城之紆餘金刹相望虎邱山者按
吳地記云本名海湧山去吳縣西九里二百步高一十三
十尺周二百一十丈越絕書曰吳王闔閭冢在吳縣閭門
外名曰虎邱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一丈五尺銅棺三重瀕
池六尺玉鳧之流扁諸之劍魚腸三千在焉發卒六十萬
人治之葬之三日白虎居其上故有茲號又世說云秦皇
帝因遊海右自滬瀆經此山乃欲發墳取寶忽有白虎出
而拒之始皇挺劍刺虎虎奔而隱因改為虎邱焉故上有

劍池或曰秦皇試劍池亦謂之磨劍池今則長十有三丈
 闊餘三尋其深則莫可測矣古詩云劍池無底浸雲根又
 云沉沉劍池水直上連滄溟後以唐祖廟諱更為武邱云
 其山又有響師虎泉陸羽茶井真娘墓生公臺石壁現其
 鬼詩林逋回其仙馭詭異之迹莫可悉述雲巖寺即晉王
 氏伯仲珣珉捨別業以創焉始於一山中分兩寺故顏魯
 公詩云不到東西寺于今五十年春今則合而為一先是至
 道中嶽牧貳卿魏公庠改為禪刹延清順尊者演法主之
 彼美招提實為絕境粉垣迴繚外莫觀其崇巒松門鬱深
 中迥藏於嘉致故前賢詩云老僧祇怕山移去日暮先教
 鎖寺門又云宿雲侵曉去不待寺門開若乃層軒翼飛上
 出雲霓華殿山屹旁礙星日景物清輝寮宇岑寂于年之
 鶴之多集四照之花競拆垂組影纓之壯觀天下之靈跡者矣
 義之人終焉宴息允所謂浙右之詠題編錄盡存羌難備敘
 其有古高僧之行樂諸名公之詠題編錄盡存羌難備敘
 禪師用慈道行明潔智懷淵廓自招提宗唱克奉神君屢
 飛翰於雲鸞祈鏤文於金石愧先聖之嘆輒成章於狂斐
 數頭陀之碑聊寓言於鬚髯云爾時天聖二年歲次甲子
 六月二十八日翰林侍讀學士中散大夫守尚書禮部侍郎
 郎同知通進銀臺司門下封駁事護軍瑯琊郡開國侯食
 邑一千九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王隨撰葉清
 臣御書閣碑真宗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光宅天下二

十有五年武威夷裔文經覆載禮修樂侈刑平政一天
 並况震于珍物乃東登泰山降禪社首西奠汾睢南遊苦
 縣典章人物輝灼七行俱下詳延英俊浸尋經藝披編日
 學時敏百斤帝庸賡歌道諧八象流景丞相臣簡冊休
 仄點翰宵分小學三元秉煥八象流景丞相臣簡冊休
 于萬麓留神之久發瑤笈披瓊蘊編第為集凡三卷請
 與文雅侍從之臣制曰景祐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
 從刊摹以傳永久制曰景祐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
 孝德皇帝繼慶基接神統孝善繼志功麗非昭前思黃素
 馨德茂烈巍郁聖言睿藻雲章日麗非昭前思黃素
 以文錦檢于輿地之志石室則何以比隆六籍昭厥萬祀
 於是司空上虎邱存焉茲山據姑蘇之物分道遣使咸錫
 其副則吳郡之嶠起平阜講席于寶坊前此守土臣寔
 勝勢叢生萬石崛平阜講席于寶坊前此守土臣寔
 松篁總翠烟嵐異色宜有神物舍于寶坊前此守土臣寔
 臣度初基尊奉即山而宇寒暑再離風雨無賴景祐四年
 冬十月知軍事臣堂始大前構徹故以新奏取郡民絕籍
 而財人縣官者錢一董七十萬以售工材移通判軍州事
 臣宋卿經始慮素程工董七十萬以售工材移通判軍州事
 子閣成無慮費竹木章箇八百役夫短昂訖于駟見更五甲
 出帑一金不調里一民不密礎材理堅緻藻楣文悅光
 韞覆之物皆稱閣而具疏柵密礎礎材理堅緻藻楣文悅光

彩眩轉重檐四迴陽景不曜飛陸橫出喬松在下熏厨凝
 香而負最髯奩含輝而摩豁偉哉麗乎茲可以壯龜龍之
 負載倬雲漢之昭明者已先是永熙宸翰九軸帝書一
 垂賁岫幌彌歷年所先朝寶墨本三石冊六十二分輝
 并集為賜今皇帝飛雲灑妙墨本三石冊六十二分輝
 頌至是落成並置其上三聖繼統昭明游藝若五辰二
 珠聯璧合雖堯文禹律昌不作武述何過此惟堂以直
 通敏行己從政忠而愛君不以遠邇惟宋卿之嚴肅給
 民急吏勤以辦事順成休績斯符節閣斯人賴臣清臣
 嘗為史官記天子言動持使者符節閣斯人賴臣清臣
 臨下之赫與守臣嚴上之恭取書始事銘于樂石詞曰
 有文華日星地有文秀崑崙聖武有文垂典經粵宋二
 邁德隆天律有融我皇定保繩武祖考筆墨精妙大
 明三后重英儀鄰宣精香籤寶帙金匱石室四方馳人
 治長洲上當斗牛其鎮武邱茂林守臣惟忠結宇再重
 福直有真文乃聖乃神撫臨其人守臣惟忠結宇再重
 羣山之崇嶺金簡有字韜于委羽是則文成世無極山
 羣石之崇嶺金簡有字韜于委羽是則文成世無極山
 朽州水陸計閣祕書時萬時億景祐五年十月七日兩
 諸茶鹽磬稅朝奉郎守太常丞直史館騎都尉賜紫金魚
 袋臣葉清臣撰張丞相浚藏記吳郡山水秀麗虎邱號勝

處世傳闖間葬此地氣騰出秦皇使西已而捨與佛剎本
 以名焉晉王珣與弟珉宅石澗之東西已而捨與佛剎本
 朝至道中革律為禪紹興八年余謫居零陵住持宗達以
 書抵余曰我與紹隆同嗣法于圓悟禪師實繼灑掃隆常
 建立轉輪大藏効彌勒示現禮製施軸于中負戴其上規
 摹甚偉僧法嚴適告寂我法不為之勸邦人李方高次弟
 方議卜築隆告寂我法不為之勸邦人李方高次弟輪財
 益勵精誠再閱寒暑工績甫就以勝事難集為解夙夜究
 貝葉輝燦焜燿信士鄒珉目規口嘆盡捐所有事時當世
 於我法中為大緣事敢以請記且當天下無事時當世名
 儒間以財為病矧兵革迭興軍儲或匱勤役費用理容未
 安然我嘗思之夷狄之變其來有轉事因欲激為愛因愛
 因貪生忿欲愛貪忿是謂無明展轉交攻激為愛因愛
 禍結殆不偶然我佛以清淨立教使人回心歸善一亂怨
 正和氣自生其於教化以非小補是使有請而無愧余聞
 佛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種種警喻發明空理丁寧
 反復務息塵勞現大光明饒益照耀妙用神通不可思議
 古人指撻之意蓋病夫不知虛靜修己區區致恭以佞之
 也又病夫落髮披緇徒易信由信趨善宿習退轉真證
 疵哉將見斯藏之成觀相增信由信趨善宿習退轉真證
 圓通孝悌和睦之心油然而起宜勤守護用承其傳藏始
 建於紹興丁巳春正月至冬十一月告成復授資政殿大

學士左宣奉大夫福建路安撫使兼知福州張浚為之記

顯親崇報禪院在靈巖山頂舊名秀峰寺吳館娃宮也梁天

監中始置寺有智積菩薩舊蹟土人奉事甚謹今為韓

王功德寺改今名餘見靈巖山門太平興國二年平江軍節度使孫承祐新建磚

塔記吳靈巖山即古吳王夫差之別院也太湖渺白涵其

側虎邱點翠映其後自餘岡阜川瀆沃野上田環遠帶紫

若視諸掌代遷人異倬為佛祠愚守藩之七禩也屬丙子

歲冬先國妃居共氣之親鍾斷臂之禍營鴈塔冥助翟衣于

其哀素王尚右未足申其制絲是顯營崩之患黜其材所以

山之椒累磚而就基其巖所以遠騫崩之患黜其材所以

絕朽蠹之虞不揮郢匠之斤自運陶公之甃親自于經始迨

爾賀成凡九旬有六日仍以古佛舍利二顆親書金剛般

若一編寘彼珍函藏諸峻級美歎上聳地以千仞塔拔山

而九層巍巍下瞰於娑婆杏杏平觀於寥泬纔疑湧出或

類飛來如日之升無遠弗屆可以高擎天蓋可以久鎮地

輿實在報先妃之慈薦先妃之福也覺雲承足定水澄心

拂石仙衣尚為游轉無垢佛土終正菩提抽毫直書用備

陵谷孫觀智積菩薩殿記梁天監中以吳王館娃宮故地

為靈巖寺寺成有異僧負鉢囊以入憩殿廡下長身鰲面

梵相奇古其徒莫之省也夜半索筆墨自圖其像于殿之

東北壁而去黎明不知所在眾始驚異之居無幾有胡僧

顧見其畫惜曰此西土智積菩薩像也何為在此於是道

俗奔走來觀稽首歸依如師出世唐宰相陸象先問疾象

先引至臥內僧索杯水喫之一喫而病良已象先驚謝出

金帛數牀弗受顧謂其弟曰我靈巖僧它日還吳來過我

遂去不復見其年象先弟入尚書為郎觀察桂管道吳中

趨靈巖如約問僧所舍無有遍從寺僧求之亦非是方悵

然欲還俄見壁間所畫像肖焉如言如笑如見師友驚喜

亟拜施錢五十萬修供作佛事徘徊數日而後去其事載

於吳越國沙門智賢之文傳於山中父老之口見於大乘

經菩薩品云惟靈巖古剎更隋唐五代四百餘年至宋興

始改賜秀峯禪院紹興中詔賜今太傅咸安王韓公薦先

福更號顯親崇報而叢林之盛為東南冠智積舊有殿在

院之東廡庫迫破露不足以稱四方祈向奉事之意長老

智衲飭其徒募眾力大之高叢巨桷雄視一方像設中嚴

雲披月滿極莊嚴相好之妙入天環遠梵唄之聲震動山

谷於是訥過余於晉陵求文以為記余曰眾生執迷展轉

六趣出沒生死莫覺莫悟惟佛菩薩哀憫一切或示現神

通或化出光景天龍負殿山鬼築垣卓錫而石泉湧揮塵

而雨花墜凡所見聞同悼齊喜投體歸命齋心悔過厭離
 五濁如燻雞出湯欣慕至道如亡子見母如瞽發矇如迷
 得路發菩提心修無上道輕財樂施造種種福百世之後
 陵谷變遷蛻骨所藏傳衣所寓在在處處照耀大千一睹
 遺像心目了了恍如宿昔曾受佛記今雙林大道泗州僧
 迦靈巖智積皆是也訥公出世三十年說法行道化服同
 異凡所建立人勸成之隆樓閣穹堂廣宇幾徧淮吳豈
 止智積一殿而已樂天宿靈巖上苑高高白月上青林客
 去僧歸獨夜深華血屏除惟對酒歌鐘放散只畱琴更無
 俗物當人眼但有泉聲洗我心最愛曉亭東望好太湖烟
 水綠沉沉○娃宮屨廊尋已傾視池香徑又欲平二三月
 時但草綠幾百年來空月明使君雖老頗多情多思攜觴領妓
 處處行今愁古恨入絲竹一曲涼州無限情直自當時到
 今日中間歌吹更無聲韋應物始入松路永獨忻山寺幽
 不知臨絕檻乃見西江流吳岫分煙景楚甸散林邱方悟
 關塞眇重軫故園愁聞鐘戒歸騎憩澗惜良遊地踈泉谷
 狹春深草木稠茲焉賞未極清景澹作期杪秋趙樹老雲歸
 溪頭寺蟲聲滿橘洲倚欄香逕晚移石太湖秋樹老雲歸
 盡臺荒水更流無人見惆悵獨上最高樓蘇舜欽古來興
 廢一愁人白髮僧歸掩寺門越相烟波空去鴈吳王宮闕
 半啼猿春風似舊花猶笑往事多遺石不言唯有延陵逃
 遁去清名高節老乾坤胡宿宿枕依鄉館天機斗覺清一

聞山鳥語響起野麋情峭木搖霜氣踈泉曳玉聲簡書催
 俗駕窗日兩竿明○夕鐘初斷海鯨音投宿香園半翠岑
 冰簟浸牀消客夢一夜漢陰機事息草堂虛論破煩襟李復
 樹交柯翠翳深一昔日館娃宮殿閣鱗差軼碧空寂寂香
 圭秀峯上方吳王昔日館娃宮殿閣鱗差軼碧空寂寂香
 竟口不得惟餘松柏韻天風響岩谷小窗聽作亂泉聲胡珵
 上藍輿却倦行盡日松風響岩谷小窗聽作亂泉聲胡珵
 攝身下蓬萊放浪雲水迹非無簡書畏心賞寄泉石亭亭
 雲間塔勝地聞自昔梯空中斷裂地開震澤峩峩宮東西峯觀
 半寶鬘坦如席環山割中斷裂地開震澤峩峩宮東西峯觀
 闕倚空臺延薰風萬女曳阿錫牛耳爭齊鳴鳥喙已荐食
 暑夕琴臺延薰風萬女曳阿錫牛耳爭齊鳴鳥喙已荐食
 百家甬東村託足歸無宅焉知陵谷變大像教力與予浩劫
 風塵際樓殿踊山脊安隱大築堂榜曰五至賦詩云老人
 嘆萬法本空寂孫覲聞訥老策堂榜曰五至賦詩云老人
 昔記觀河處白髮蒼顏只如故湛然不與生滅期始信真
 心有常住公今忘物兼忘我坎止流無不可桑下了無
 三宿戀壁間一坐九年過振履忽逐秋鴻往浮盃又趁春
 潮上一片孤雲自在飛不龍龕百鬼營捫蘿穿窈窕拄策
 巖再賦二詩猊坐諸天繞龍龕百鬼營捫蘿穿窈窕拄策
 上嶺嶸雨送秋聲入風迎夜氣生降肱一鼉吼撇烈兩鳧
 驚獨詣超神界真遊夢化城微吟更有味琢雪鬪僧清○

老訥僧中龍得度佛三界誅茹製不借剖竹作如意徵心
訊空王禮足依梵帝住世無三宿因緣有五至百年祀國
憂四大偃師戲應作
如是觀浮雲本無蒂

天峰院在吳縣西二十五里南峰山亦名支硎山即東晉

高僧支遁別庵也皇朝祥符五年刺史秦義奏賜今名

六年龍谿曾收記吳郡朱長文書闕閭城西二十餘里山
之巔有禪院祥符詔書賜名天峯考於圖記所謂報恩山
南峯院者是也記言晉僧支道林因石室林泉置報恩院
唐之大中改為支山禪院晉之天福改南峯額予先世松
檟在羊腸山之朝陽歲時展省屢過天峯嘗訪遺詩舊刻
求其地之所在以參驗之而唐人劉長卿遊支硎山寺皮
日以陸龜蒙宿報恩寺水閣題支山南峯皆為賦詩寶歷
以後州刺史白居易劉禹錫亦有報恩寺詩按長卿至德
中嘗為監察御史日休龜蒙松陵唱和出咸通年又言南
峯院額故相國裴休所書也休乃大中宰相於是一時而
報恩支山南峯三名並存則知院即報恩遺址原田中有
誤也今山下楞伽院有石刻言院即報恩遺址原田中有
報恩惠敏律師塔碑言建塔于寺之西南隅當八隅泉池
之報恩中峯蘭若之下碑望楞伽正在東北而記所謂石室

者亦在楞伽人猶謂之支遁菴自菴前西向登山可數百
步林中一徑入中峯院自徑前南行其登彌高又數百步
乃至天峯北僧院共依一山而道周有石盤薄平廣泉流
其上清此可愛居易詩云淨石堪敷坐清泉可濯巾其謂
是也昔莊周言庖丁之刀十九年若新發於硎陸德明釋
硎磨石也余謂此石其平如砥支硎之故禹錫詩云石留馬
文又有如蹄涔者人謂之馬跡石故禹錫詩云石留馬
跡峯勢聳牛頭日休龜蒙與樓嵩起南池聯句亦曰翠出
牛頭聳苔深馬跡訛又曰支硎亦過牛頭峯今在天峯
之南此其可考者禹錫詩云又有泉眼潛通海之語與夫
松陵詩所言承閣南池惠敏碑所言八隅泉池皆已湮沒
失其故處而裴公書額亦不復見矣若山下石室山半石
門天峯之旁有待公書額亦不復見矣若山下石室山半石
猶在而劉白皮陸之所賦詠皆有碧琳泉又有放鶴亭其址
昔逸少既謝會稽安石猶臥東山遁乃與之從游自放虛
寂之境而有登臨之適故時人以爲高逸遁之從游自放
維吳之報恩越之沃洲最著沃洲有養馬坡放鶴峯故此
山亦有馬跡石放鶴亭傳言遁常畜馬縱鶴其說皆有理
趣非窘拘於浮屠法者也遁之沒已七百餘年而事之傳
於名迹者猶不泯其爲世所慕如此近歲僧德興者始傳
禪法於天峯繼住持者十來人矣德興之始來茅屋土階
僅禦風雨後有文啓慧汀贊元維廣者大增葺之基土架

木上瓦下甃堂殿庖庫廊廡寮閣門庭祀街次第完潔東
 有浴室西有憩菴佛貌經藏無不嚴具以其治之非一
 積之非一日而能終始如一故賴以成其財費則取之
 州人非一家也予常以職事獲閱書於太史氏因見景德
 四年有建言者曰民俟佛費財宜加禁止上曰佛教本於
 修心至於禪學為益滋大於是言者不行蓋先王以道治
 天下使人心化而不自知故其盛時慎獨而無思犯禮者
 非必士民也釋氏心法之妙殆不失先王道化之意乃知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豈虛言哉贊公長老夙受法於明因
 禪師又深通順觀肇論之旨心地乃達無所底滯予之所
 友也一日謂沃洲居易為之記矣而報恩寂寥未有紀者
 予謂沃洲居易為之記矣而報恩寂寥未有紀者
 論本未書以畀之政和七年葉勸超隱堂記佛子棄親出
 家本欲擺脫名利自非上根法器了達根源未有不為名
 利所縛雖大善知識亦不免於求名而利附焉故必欲開
 張鋪席以導出羣迷至此特自為之辭爾焉有能利益眾
 一曰欲以開導羣迷所以自求安隱以遁其形耶余道友才
 公則不然雖嘗絲萬壽首座住天峯禪院纔得旬歲即與
 退休之念會予解官南歸亦思與之相近因出橐裝為營
 小居能仁精舍乃名其所居之堂曰超隱蓋佛以清淨為
 本虛無澹泊為宗而垂世立教禪律兩行專說法相是真

是實即謂之律說有非有說無非無當體不離湛然常住
 即名第一義諦復然流通遍周沙界自爾以來燈燈相傳
 聞而大千有焉昔紹聖末余掾澧陽謁長老自齡於夾山
 照耀才公無慮二百輩而獨談古無異於孤雲獨鶴然
 道者下禪人無慮二百輩而獨談古無異於孤雲獨鶴然
 時會下禪人無慮二百輩而獨談古無異於孤雲獨鶴然
 於此山之庫下形骨清癯標韻高古無異於孤雲獨鶴然
 稍稍接之話言莫非善巧柔輒議論風起至於鹽鹽之
 如泉竇始開悉自胷中流出所謂深辨才三昧者見知
 既已如此之超然矣而又能於茲時出超然拔俗之見以
 求隱處而退休焉其度越稠人廣眾卓絕不侈不陋真道
 名茲堂非虛言也堂兩楹五架龕完潔不侈不陋真道
 所居余不記其寺序遊南峯寺獨登然隱居之意長老
 葉夢得遊南峯寺序遊南峥寺獨登然隱居之意長老
 才上人云欲作亭嶺上以待予再至因以詩贈云澤國鍾
 下流有山獨西南標奇借明眼昔多窮探腹背眩金碧
 鍾魚半精藍支郎放鶴地妙解無餘談高木氣未炎綠陰
 正青酣我懶倦登陟茲行咤猶堪幽尋雖云初佳處默已
 諳久欲謝塵滓往同彌勒龕平生行九晚識前嚴霜掃
 也實可人窮年玩烟嵐胷中自有定水萬境潛包嚴霜掃
 禎紫老斡餘榭我窘世網何殊老眠蠶我今已解縛真室
 天花雨麩笑我窘世網何殊老眠蠶我今已解縛真室

觀音禪院在報恩山亦曰支硎山寺即古報恩寺基也

密自耽但恐愛山意多求尚成貪願借待月嶺重開石頭
 庵偃松久傲兀碧琳故澄涵言尋覺城路更欲從徧參
 清涼地都無繫絆身晚晴宜野寺秋景屬閒人淨石堪敷
 坐寒泉可濯巾自慙容鬢上猶帶郡庭塵咸平錢儼碑銘
 天下之名郡言姑蘇古來之名僧至于傳法不泯真風則紀
 名僧之蹤復表伽藍綽為勝槩至東晉支公道林所建
 之以文信無愧矣蘇州觀音禪院即其山有支公馬跡及
 支硎寺也伊昔二眾同居舍宇九廣其山支公道林所建
 所居石室存焉唐景龍中詔更名報恩及瑞陵初圯海內
 精宇人祇號咽茲寺在圯例獻文續嗣佛是邦與僧清贊相
 林枯蕙畢秀時太原尹盧公簡求方牧僧洪憲主之憲即
 善乃勸捨俸錢復新締架大中五年申歲至有于乾德甲子
 豫章希運禪師之法嗣也自咸通甲申歲至有于乾德甲子
 歲凡百餘年禪師之遷香華中輟其年二月有永嘉禪學
 沙門文謙嘗駐錫姑蘇永光蘭若頗以佛事結諸眾緣尋
 詣天台大寂韶公禪師之法席願齒入室之列於是大寂示
 日汝雖越人非越地可居其當化人於吳地耳於是遂如
 大寂之教復來茂苑會僧正安公以報恩舊地辟而住持
 是為今觀音禪院矣復有本郡都知兵馬使趙承遇及司
 理判官張仁某等同經度之獲石銘於殿基承遇已下名

氏皆如銘之所記蓋宿緣符契也未幾謙師徙居上方所
 度弟子三十餘人今之恩公上人蓋白眉也亦禮大寂得
 其宗旨退而闡法席于先師之精蘊昭善繼也恩公苦行
 有聞元談尤峻適居放鶴之地雅契安禪之懷早歲師嘗
 入京師時愚方預常參一得相面今師沿前會之邂逅疏
 本寺之寅緣欲愚為文以紀其事愚以向之所言信無愧
 者迺紀而銘之云時大宋咸平六年六月忠果確勇功臣
 金州管內觀察使判和州軍州事光祿大夫檢校太傅兼
 御史大夫上柱國彭城郡開國公食邑
 六千戶實食封一千一百戶錢儼撰

吳郡志卷三十二



